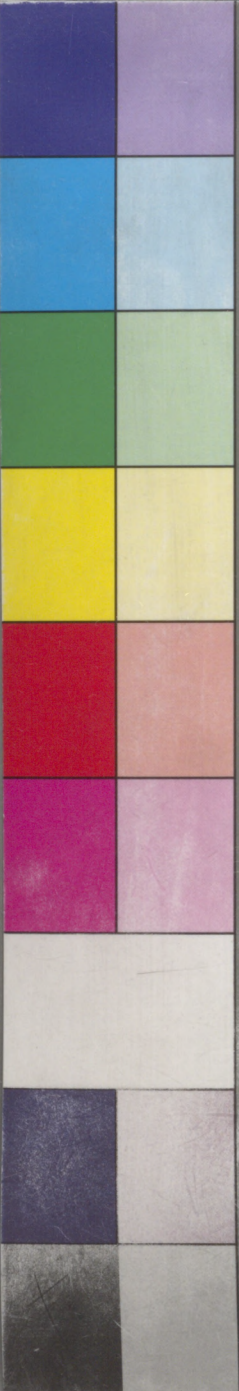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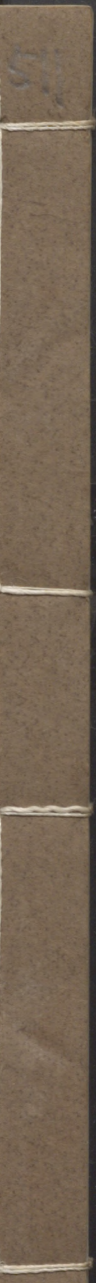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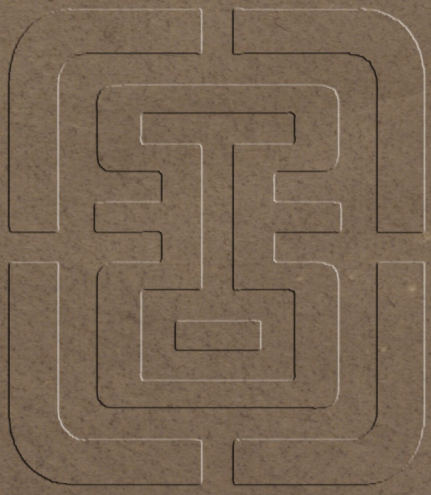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TIPP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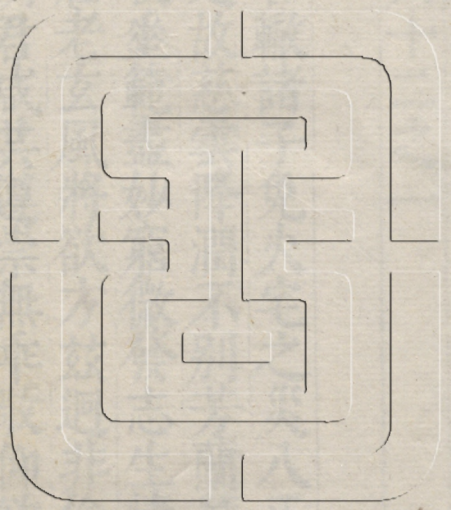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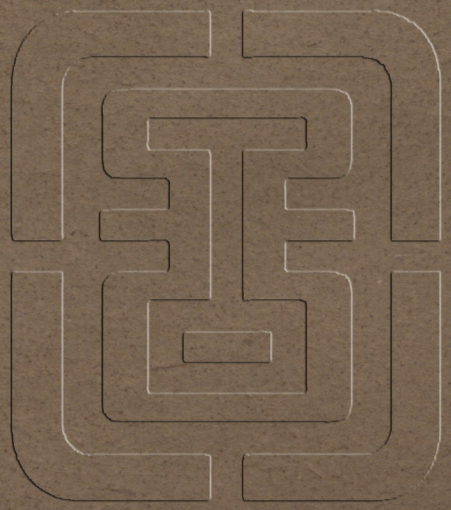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法苑珠林

1111





法苑珠林卷第八

卷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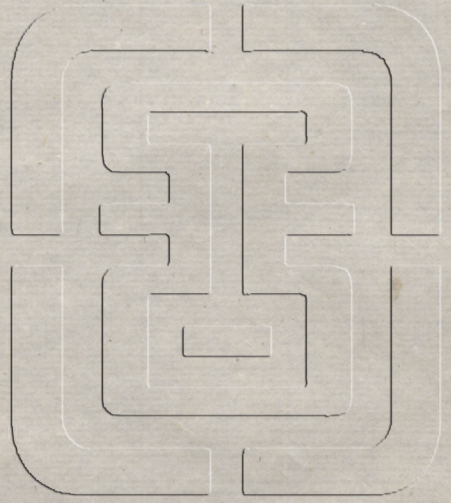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八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破邪篇第六十二之一

述意部

蓋聞三乘啓轍諸子免火宅之災八正開元群生悟  
無爲之果是故慈雲降潤不別芳蘭慧日流輝寧分  
岸谷且立教垂範盡妙窟微發志生情難量叵測雖  
周孔儒術莊老玄風將欲方茲迴非倫擬其有帝代  
賢士今古明君咸共遵崇無乖敬仰欲使玉壘異價  
涇渭分流製六師而正四倒反八邪而歸一味折染

俗之自然興因果之正路挫邪智之虛角杜異見之  
妄言求珠之寶心開觀象之偽識正自非德均真際  
體合無生豈能契此玄門履之一寶者也

引證部

如增一阿含經云爾時有長者名阿那邠邠其家大  
富不可稱計爾時滿富城中有長者名曰滿財亦大  
富饒財復是邠邠少小舊好共相敬愛邠邠長者恒  
有千萬寶貨在滿富城中販賣使滿財長者經紀然  
滿財長者亦有數千萬寶在舍衛城中販賣使邠邠  
經紀是時邠邠有女名須摩提顏貌端正如桃華色

世之希有爾時滿財見須摩提女端正見已問邠邠  
曰此是誰家女邠邠報曰是我所生滿財曰我有小  
息未有婚對可適貧家不時邠邠報曰事不宜爾滿  
財問曰以何等故邠邠報曰種姓財貨足相訓匹所  
事神祠與我不同此女事佛汝事外道以是之故不  
赴來意滿財報曰我等所事自當別祀此女所事別  
自供養邠邠報曰我女設當適汝家者彼此各出財  
寶不可稱計滿財問曰汝今索幾許財寶邠邠報曰  
我今須六萬兩金是時長者即與六萬兩金邠邠以  
方便前却猶不能使止語彼長者曰設我嫁女當往

問佛若有教勅我當奉行是時阿那邠邸卽往至世尊所白世尊曰須摩提女爲滿富城中滿財長者所求爲可與不世尊告曰若須摩提女適彼國者多所饒益度脫人民不可稱量聞已禮退還至家中共辦飲食與滿財長者滿財問曰我不用食但嫁女與我不耶邠邸報曰欲爾者便可却後十五日使兒至此作是語已便退而去是時滿財長者辦具所須乘葆羽之車從八十由延內來邠邸復莊嚴已女乘葆羽之車將女往迎中道相遇滿財得女便將至滿富城中人民之類各作制限若此城中有女出適他國者

當重刑罰若他國娶婦將入國者亦重刑罰爾時彼國有六千梵志國人所奉制限有言犯者當飯六千梵志長者自知犯制卽飯六千梵志梵志所食純食豬肉及重釀之酒又梵志所著衣服或被白氎或被毳衣以衣偏著右肩半身露現卽白時到入長者家長者見來膝行前迎恭敬作禮最大梵志舉手稱善揖長者頃往詣座所各隨坐訖時長者語須摩提女曰汝自莊嚴向我師禮須摩提女報曰止止大家我不堪任向裸形人禮長者報曰此非裸形但所著衣是其法服須摩提女報曰此無慚愧之人皆共露形

有何法服之用世尊所說世人所貴有慚有愧若無此二則尊卑無異其緒大無別我實不堪向作禮拜時須摩提夫語其婦曰汝今可起向我師作禮此諸人等皆是我所事天婦報曰且止我不禮此無慚愧裸形人令我向驢夫作禮夫曰勿作是言自護汝口勿有所犯此非驢非狗但所著之衣正是法衣是時須摩提女涕零悲泣顏色變異並作是說寧斷命根終不墮此邪見之中時六千梵志各共高聲何故使此婢罵詈乃爾是諸梵志已食少多便去是時滿財長者在高樓上煩冤愁惋我今取此人來便爲破家

辱我門戶時有梵志名曰脩跋得五神通往長者家上高樓上與長者相見梵志問長者曰何故愁憂長者報曰昨因爲兒娶婦具說前緣梵志報曰此女所事之師皆是梵行之人今日現在甚奇甚特長者問曰汝爲外道異學何故歎譽沙門釋子有何神德有何神變梵志報曰欲聞神德今麤說原此女所事之師最小弟子名曰均頭沙彌飛來詣阿耨達泉洗垢之衣阿耨大神天龍鬼神皆起前迎恭敬問訊善來人師可就此坐却後坐食食竟盥鉢在金案上跏趺正身次第入九次第定是時天龍鬼神與蹋洗衣舉

著空中而暴使乾時彼沙彌收攝衣已便飛在空中還歸所在長者當知最小弟子有此神力況最大者何況如來至真正覺而可及乎是時長者語梵志曰我等可得見此女所事師乎梵志報曰可還問此女是時長者問須摩提女曰吾今欲得見汝所事師能使來不女聞歡喜不能自勝願時辦具飲食明日如來當來至此及比丘僧長者報曰汝今自請吾不解法是時長者女沐浴身體手執香火上高樓上叉手向如來而歎之曰

諸變不可計 皆使立正道 我今復值厄

唯願尊屈神 爾時香如雲 懸在虛空中

徧滿祇洹舍 住在如來前 諸釋虛空中

歡喜而作禮 又見香在前 須摩提所請

雨諸種種華 而不可計量 悉滿祇洹林

如來笑放光

爾時世尊告諸神足比丘大目連大迦葉阿那律乃至均頭沙彌等汝等以神足先往至彼城中諸比丘對曰如是世尊是時衆僧使人名曰乾茶明旦躬負大釜飛在空中往至彼城遶城三匝詣長者家是時均頭沙彌化作五百華樹色若干種皆悉敷茂是時

般特化作五百頭牛衣毛皆青在中止坐往詣彼城  
爾時羅雲復化作五百孔雀色若干種在上坐往詣  
彼城是時迦延那化作五百金翅鳥極爲勇猛在上  
坐往詣彼城爾時優毗迦葉化作五百龍皆有七頭  
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須菩提化作瑠璃山入中踰  
坐往詣彼城爾時大迦梅延復化作五百鶴色皆純  
白往詣彼城是時離越化作五百虎在上坐往詣彼  
城是時阿那律化作五百師子極爲勇猛在上坐往  
詣彼城是時大迦葉化作五百疋馬皆朱尾金銀校  
飾在上坐往詣彼城是時目連化作五百白象皆有

六牙七處平整金銀校飾在上坐往詣彼城如是  
神皆遶城三匝往長者家是時世尊以知時到在中  
空中去地七仞阿若拘隣在右舍利弗在左阿難在  
後而手執拂千二百弟子前後圍遶如來在中及餘  
諸天帝釋諸王皆現神變悉在空中作唱妓樂數千  
萬種雨衆天華散如來上舍衛城內人民皆見如來  
在空中去地七仞皆懷歡喜不能自勝是時滿財長者  
遙見如來相好猶如金聚放大光明以偈問須摩提  
女須摩提女復以偈報之天人梵志皆自歸命是時  
六千梵志見如此神變各相謂言我等可離此國更



適他土猶如禽獸各奔所趣是諸梵志聞如來響各  
 各馳走不得自寧由如來有大威力故不自安是時  
 世尊還攝神足入城以足踏門闥上是時天地大動  
 諸神散華詣長者家就座而坐世尊漸與長者及八  
 萬四千人民說戒施生天之論訶欲不淨出家為要  
 各於座上諸塵垢盡得法眼淨皆自歸三寶受持五  
 戒此須摩提女及八萬四千人皆由久遠迦葉佛所  
 四事供養一施二愛敬三利人四等利不墮貧家當  
 來之世亦當復值如此之尊使我莫轉女身得法眼  
 淨是時城中人民聞哀愍王女作如此誓願人皆隨

喜此願爾時哀愍王者今須達長者是爾時王女者  
 今須摩提女是爾時國土人民之類者今八萬四千  
 人是由彼誓願故今值我身聞法得道又智度論云  
 有梵志名長爪別經梵云名勞立又是閻浮提大論議師言一  
 切論可破一切言可壞一切執可轉無有實法可信  
 可恭敬者舍利弗舅摩訶俱絺羅與姊舍利論議不  
 如俱絺羅思惟念言非姊力也必懷智人寄言母口  
 未生乃爾及生長大當如之何思惟是已生憍慢心  
 為廣論議故出家作梵志人南天竺國始讀經書諸  
 人問言汝志何求長爪答言十八種大經盡欲讀之

諸人語言盡汝壽命猶不能知一何況能盡長爪自  
念管作憍慢爲姊所勝今此諸人復見輕辱爲是二  
事故自作誓言我不剪爪要讀十八種經書盡人見  
爪長因號長爪梵志是人以種種經書譏刺是非破  
他論議譬如大力狂象搪揆蹴蹋無能制者如是長  
爪梵志摧伏諸論師已還至摩伽陀國王舍城那羅  
陀聚落至本生處問人言我姊生子今在何處有人  
語言汝姊子者適生八歲讀一切經書盡至年十六  
論議勝一切人有釋種道人姓瞿曇與作弟子長爪  
聞之卽起憍慢生不信心而作是言如我姊子聰明

如是彼以何術謗誑剃頭作弟子作是語已直向佛  
所爾時舍利弗初受戒半月佛邊侍立以扇扇佛長  
爪見佛問訊訖一面坐作是念一切論可破一切語  
可壞一切執可轉是中何者是諸法實相何者是第  
一義譬如大海欲盡其底求之旣久不得一法彼以  
何論議而得我姊子作是思惟已而語佛言瞿曇我  
一切法不受時佛問長爪汝一切法不受是見受不  
佛所質義汝已領之邪見毒熾令出是毒氣言一切  
法不受是見汝受不爾時長爪如好馬見鞭顧影覺  
畏便著正道長爪梵志旣得佛語鞭影入心卽棄貢

高慚愧低頭如是思惟佛置我兩處負門中若我說  
是見我受是負處門麤故衆人所共知云何自言一  
切法不受今受是見此現前妄語是麤負處門多人  
所知第二負處門細我欲受之以少人知故作是念  
已答佛言瞿曇一切法不受是見亦不受佛語梵志  
汝不受一切法是見亦不受則無所破與衆人無異  
何用自高而生憍慢如是長爪不能答佛自知已墮  
負處卽於佛智起恭敬信心自思惟我墮負處世尊  
不彰不言是非不以爲意佛心柔輒第一清淨得大  
甚淡最可恭敬無過佛者佛爲說法斷其邪見卽於

坐處遠塵離垢得法眼淨是時舍利弗聞是語時得  
阿羅漢是長爪梵志出家作沙門得阿羅漢又佛說  
乳炎佛經云時佛世尊適小中風當須牛乳爾時維  
耶離國有梵志名摩耶利爲五萬弟子作師復爲國  
王大臣人民所敬遇豪富貪嫉不信佛法但好異道  
於是佛告阿難持如來名往到梵志摩耶利家從其  
求索牛乳踵來阿難受教著衣持鉢到其門下梵志  
摩耶利適與五百上足弟子欲行入宮與王相見時  
卽出舍值遇阿難因問言汝朝來早欲何所求阿難  
答曰佛世尊身小不安隱使我索乳梵志默然不報

自思惟念我若不持牛乳與謂我慳惜適持乳與諸  
餘梵志便復謂我事瞿曇道進退惟宜雖爾當指授  
與惡牛自令犖取當使牴殺折辱其道便見捐棄我  
還爲人所敬若不得乳明我不惜謀議是已卽告阿  
難牛朝已放在彼塹裏汝自往犖摩耶勅兒汝將阿  
難示此牛處慎莫爲捉時五百弟子聞師說是悉大  
歡喜爾時維摩詰來欲至佛所道經梵志門前因見  
阿難卽謂何謂晨朝持鉢住此欲何求索阿難答曰  
如來身小中風當須牛乳故使我來維摩詰卽告阿  
難莫作是語如來正覺身如金剛衆惡已斷但有諸

善當有何病默然行矣勿得外道誹謗如來無使天  
龍神等得聞是聲十方菩薩阿羅漢得聞此言轉輪  
聖王尚得自在何況如來阿難勿爲羞慚索乳疾行  
慎莫多言阿難聞此大自慚懼聞空中有聲言是阿  
難如長者所言但爲如來於五濁世示現度脫一切  
三毒之行故時往取乳向者維摩雖有是語莫得羞  
慚於是五百梵志聞空中聲卽無狐疑皆大踊躍悉  
發無上正真道意爾時摩耶利內外眷屬及聚邑中  
合數千人皆隨阿難往觀惡牛阿難卽住牛傍自念  
言今我所事師法不得自手犖乳語適竟第二忉利

天帝便從天來化作年少梵志被服因住牛傍阿難見之心用歡喜謂言年少梵志請取乳湏卽答阿難我非梵志是天帝釋我聞如來欲得牛乳故來到此阿難言天帝位尊何能近此腥穢之牛帝釋答曰雖我之豪何如如來尊尚不厭倦建立功德何況小天阿難報釋爲我取乳唯願用時釋應曰諾尋卽持器前至牛所時牛靜住不敢復動其來觀者皆驚怪之爾時帝釋而說偈言

今佛小中風 汝與我乳湏 令佛服之瘥  
得福無有量 佛尊天人師 常慈心憂念

娟飛蠕動類 皆欲令度脫  
爾時犢母卽爲天帝釋說偈言

此手捫摸我 何一快乃爾 取我兩乳湏  
置於後餘者 當持遺我子 朝來未得飲  
雖知有福多 作意當平等  
於是犢子便爲母說偈言

我從無數劫 今得聞佛聲 卽言持我分  
盡用奉上佛 世尊一切師 甚難得再見  
我食艸飲水 可自足今日 我作人已來  
飲乳甚大久 及在六畜中 亦爾不可數

世間愚癡者 亦甚大衆多 不知佛布施  
後因悔無益 我乃前世時 慳貪坐抵突  
復隨惡知友 不信佛經戒 使我作牛馬  
至于十六劫 今乃值有佛 如病得醫藥  
持我所飲乳 盡與滿鉢去 令我後智慧  
得道願如佛

時天帝釋卽取乳滿鉢阿難得乳意甚歡喜於是梵  
志從邑中來者聞此牛子母所說皆共驚怪此牛弊  
惡人不得近今日何故柔善乃爾想是阿難所感發  
耳瞿曇弟子尚能如此何況佛德威神變化而我等

不信其教時梵志男女合萬餘人皆悉踊躍遠塵離  
垢逮得法眼阿難持乳還至佛所具白所由佛告阿  
難實如牛子母所說此牛子母乃管宿命時曾爲長  
者大富饒財復慳不施不信佛戒不知生死常喜出  
財外人從舉日月適至喜多責息無有道理旣償錢  
畢復謗枉人言其未畢但坐是故墮畜生中十六劫  
今聞我名歡喜者何畜生之罪亦當畢是此牛子母  
却後命盡七反生兜術天及梵天上七反生世間當  
爲豪富家不生惡道所在常當通識宿命當供養諸  
佛燒香持經牛母從是因緣最後當值見彌勒佛作

沙門精進不久得羅漢道犢子亦當如是上下二十劫竟當得作佛號曰乳炎牛母之子俱得度脫會中五百長者子悉發無上道意三千八百梵志應時得須陀洹道又佛說心明經云佛遊王舍城靈鳥山與五百比丘四部眾俱往之一縣而行分衛諸天龍神追於上侍到梵志館門外而住佛放天光普照十方時梵志婦執爨炊飯見光照身身得安隱解懌無量還顧見佛端正姝好倍加踊躍重自惟忖今得覩佛及眾弟子誠副宿願欲以食饌奉進正覺隱察愚夫不信道德志存邪疑見妾所施必與結恨不得由已

當如之何便即撥飯取汁一勺以用上佛佛以威神鉢中自然有百味食佛時達嚬口歎頌曰

假以馬百疋 金銀校鞍勒 持用惠施人

不如勺飯汁 設以七寶車 載滿諸珍琦

勺飯汁施佛 其福過於彼 若施白象百

明珠纓絡飾 供佛一勺汁 其福超彼上

如轉輪聖王 普賢玉女后 端正無有比

七寶纓絡身 如是之妙類 其數各有百

悉以配施人 不如一勺汁

於是梵志靜住而聽聞佛所歎心懷疑惑前問佛言

一勺飯汁何所直耶而乃稱讚若干寶施而云不如  
一勺汁施斯之飯汁不直一錢然乃咨嗟若干億倍  
孰當信哉於是世尊尋卽顯露廣長之舌以覆其面  
上至梵天告梵志曰吾從無數億百千劫常行至誠  
乃獲斯舌寧以妄語能致之乎吾欲問卿至誠答之  
曾頗往返舍衛羅閱中路有樹名尼拘類蔭覆人衆  
五百乘車乎對曰唯然有之曾所見也世尊又問其  
子大小答曰形如芥子佛告梵志卿真兩舌實如芥  
子樹何大乎對曰審爾不敢欺也佛又告曰種如芥  
子生樹廣大地之生植適無所置所覆彌廣何況如

來無上正覺無量福會普勝者哉大慈弘哀無所不  
濟以饌供獻功祚難計梵志默然無以加報佛告阿  
難斯婦壽終當轉女像得爲男子生于天上下生爲  
人解深妙法卻十三劫當得作佛名曰心明如來梵  
志意伏五體投地勉心自責歸命於佛加恩矜攝令  
得出家佛卽納受以爲沙門佛講四諦漏盡意解又  
涅槃經云爾時十仙外道欲共佛拈試神力阿闍世  
王報外道云汝等今者欲以手爪抱須彌山欲以口  
齒齧齧金剛諸大士譬如愚人見師子王饑時睡眠  
而欲寤之如人以指置毒蛇口如欲以手觸灰覆火



汝等今者亦復如是善男子譬如野狐作師子吼猶如蚊子共金翅鳥拗行遲疾如兔渡海欲盡其底汝等今者亦復如是汝等今者興建是意猶如飛蛾投於火聚汝隨我語不復更說又大莊嚴論時憍尸迦向外道說偈言

外道所爲作

虛妄不真實

猶如小兒戲

聚土作城郭

醉象踐踏之

散壞無遺餘

佛破諸外論

其事亦如是

又百喻經云管有愚人煮黑石蜜有一富人來至其家時此愚人取石蜜漿爲富人煮卽於火上以扇扇



與

之望得便冷傍人語言下不止火扇扇不已云何得冷爾時人衆悉皆嗤笑其猶外道不滅煩惱熾然之火少作苦行臥棘刺上洩糲飲汁斷穀自餓五熱炙身而望清涼寂靜之道終無是處徒爲智者之所怪哂受苦現在殃流劫又百喻經云管有愚人其婦端正情甚愛重婦無真信後於中間共他交往邪姪心盛欲逐傍夫捨離已壻於是密語一老母言我去之後汝可齋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語我夫言云我已死老母於後伺其夫主不在之時以一死屍置其家中及其夫還老母語言汝婦已死夫卽往視信是

已婦哀哭懊惱大積薪油燒取其骨以囊盛之晝夜懷挾婦於後時心獸傍夫便還歸家語其夫言我是汝妻夫答之言我婦久死汝是阿誰妄言我婦乃至二三猶故不信如彼外道聞他邪說心生惑著謂爲真實永不可改雖聞正教不信受持又百喻經云昔有二估客共行商賈一賣真金其第二者賣兜羅綿有他買真金者燒試之第二估客即便偷他被燒之金裹兜羅綿時金熱故燒綿都盡情事既露二事俱失如彼外道偷取佛法著已法中妄稱已有非是佛法由是之故燒滅外典不行於世如彼偷金事情都

現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過去之世有一山羗偷王庫物而遠逃走爾時國王遣人四出推尋捕得將至王邊王卽責其所得衣處山羗答言我衣乃是祖父之物王遣著衣實非山羗本所有故不知著之應在手之者著於脚上應在腰者反著頭上王見賊已集諸臣等共詳此事而語之言若是汝之祖父已來所有衣者應當解著云何顛倒用上爲下以下爲上以不解故定知汝衣必是偷得非汝舊物借以爲譬王者如佛寶藏如法愚癡羗者猶如外道窮偷佛語著已法中以爲自有然不解故布置佛法迷亂上下不

知法相如彼山羗得王寶衣不識次第顛倒而著亦復如是又百喻經云昔有一人形容端正智慧具足復多錢財舉世人聞無不稱歎時有愚人見其如此便言我兄見後還債言非我兄傍人語言汝是愚人云何須財認他爲兄及其還債復言非兄愚人答言我以欲得彼之錢財故認爲兄實非是兄人聞此語無不笑之猶彼外道聞佛善語饕竊而用以爲己有乃至傷人教使修行不肯修行而作是言爲利養故偷取佛說化導衆生而無實事云何修行猶向愚人爲得財故言是我兄及還其債時復言非兄此亦如

是頌曰

正邪乖明昧 善惡異相征 大慈降梵志

乘空各變形 六千俱捨執 七衆各休禎

邪徒虛抗志 鏢腹浪求名 身子多才智

陵化照機庭 四辯無不可 六通奮英情

乘權摧異見 伏邪同幽冥 自知螢光劣

徒諍太陽精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辯聖真僞

邪正相翻

妄傳邪教

妖惑亂衆

道教敬佛

捨邪歸正

辯聖真偽第一

夫邪正交侵禍福繁禱自非極聖焉能開誘是以九十五種宗上界之天尊二十五諦計衆生之冥本皆陳正法咸稱大濟又有魯邦孔氏導禮樂於九州楚國李聃開虛玄於五岳各臣吏於機務並衢分於限域辯御乖張理路沉溺致令惑網覆心莫知投趣未

若皇覺無私道濟群有幽顯歸心凡聖稽首譬天無二日國無兩君故天上天下俱唱獨尊三千大千咸稱正覺爲四生之道首作六趣之舟航者也

故史錄太宰詔問孔子曰夫子聖人歟對曰非也博識強記非聖人也又問三王聖人歟對曰三王善用智勇聖非丘所知又問五帝聖人歟對曰五帝善用仁義聖非丘所知又問三皇聖人歟對曰三皇善用時聖非丘所知太宰大駭曰然則孰爲聖人乎夫子動容有間曰丘聞西方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焉據斯以言

孔子深知佛爲大聖也時緣未升故默而識之有機  
故舉然未得昌言其且致矣又後漢時史官傅毅開  
顯佛化造法本內傳云漢明帝永平三年上夢神人  
全身丈六項有白炁寤已問諸臣等傅毅對詔有佛  
出於天竺乃遣使往求備獲經像及僧二人帝乃爲  
立佛寺畫壁千乘萬騎繞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  
及高陽門上顯節陵所圖佛立像并四十二章經緘  
於蘭臺石室廣如前敬三寶篇述

傳云時有沙門迦攝摩騰竺法蘭位行難測志存開  
化蔡愔使達請騰東行不守區域隨至雒陽曉喻物

情崇明信本帝問騰曰法王出世何以化不及此答  
曰迦毗羅衛者三千大千世界百億日月之中心也  
三世諸佛皆在彼生乃至天龍鬼神有願行者皆生  
於彼受佛正化咸得悟道餘處衆生無緣感佛佛不  
往也佛雖不往究明及處或五百年或一千年或一  
千年外皆有聖人傳佛聲教而化導之

傳云漢永平十四年正月一日五岳諸山道士朝正  
之次自相命曰天子棄我道法遠求胡教今因朝集  
可以表抗之其表略曰五岳十八山觀太上三洞弟  
子褚善信等六百九十人至於方術無所不能願與

西僧比校得辯真偽若比對不如任聽重決如其有  
勝乞除虛妄勅遣尚書令宋庠引入長樂宮以今月  
十五日可集白馬寺道士等便置三壇壇別開二十  
四門五岳道士各齋道經置於三壇帝御行殿在寺  
南門佛舍利經像置於道西十五日齋訖道士等以  
柴荻和沉檀香爲炬遶經泣淚啓白天尊乞驗縱火  
焚經從火化悉成煨燼五岳道士相顧失色大生  
怖懼南岳道士費叔才自感而死大傅張衍語褚信  
曰卿等所試無驗卽是虛妄宜就西來真法褚信曰  
茅成子云太上者靈寶天尊是也造化之作謂之太

素斯豈妄乎衍曰太上有貴德之名無言教之稱今  
子說有言教卽爲妄也信聞默然不對時佛舍利炎  
明五色直上空中旋環如蓋徧覆大衆映蔽日光摩  
騰法師踊身高飛坐臥空中廣現神變于時天雨寶  
華在佛僧上又聞天樂感動人情大衆咸悅歎未曾  
有皆遶法蘭聽說法嬰并吐梵音讚佛功德初立佛  
寺同梵福量司空陽城侯劉峻與諸官人士庶等千  
有餘人出家四岳諸道士呂惠通等六百二十人出  
家陰夫人王婕妤等與諸宮人婦女二百四十人出  
家便立十寺七所城外安僧三所城內安尼自斯已

後廣徧天下傳有五卷略不備載有人疑此傳近出本無角力之事案吳書明費叔才有感歎故傳為實錄不虛矣

吳書云孫權赤烏四年有康居國沙門名僧會姓康來到吳國遂感舍利五色炎曜天錐之逾堅燒之不然炎明出火作大蓮華照曜宮殿臣主驚嗟歎希有瑞為立塔寺度人出家又以教法初興名為建初寺下勅問尚書令闕澤曰漢明已來凡有幾年佛教入漢既久何緣始至江東澤曰自漢明永平十年佛法初來至今赤烏四年則一百七十年矣初永平十四

年五岳道士與摩騰協力之時道士不如南岳道士褚善信費叔才等在會自感而死門徒弟子歸葬南岳不預出家無人流布後遭漢政凌遲兵戎不息經今多載始得興行又曰孔丘李老得與佛比對不澤曰臣聞魯孔君者英才誕秀聖德不群世號素王制述經典訓獎周道教化來葉師儒之風澤潤今古亦有逸民如許成子原陽子莊子老子等百家子書皆修身自翫放暢山谷縱汰其心學歸澹泊事垂人倫長幼之節亦非安俗化民之風至漢景帝以黃子老子義體尤淡改子為經始立道學勅令朝野悉諷誦

之若以孔老二教遠方佛法遠則遠矣所以然者孔  
老二教法天制用不敢違天諸佛設教天法奉行不  
敢違佛以此言之實非比對今見章醮似俗祭神  
安設酒脯棊琴之事吳  
主大悅以澤爲太子太傅

宋文帝高祖第三子也聰睿英博雅稱令達在位三  
十年嘗以暇日從容而顧問侍中何尚之吏部羊玄  
保曰朕少來讀經不多比復無暇三世因果未辯措  
懷而復不敢立異者正以卿輩時秀率所敬信也答  
曰范泰謝靈運常言經典文本在俗爲政必求性靈  
真奧豈得不以佛理爲指南耶帝曰釋門有卿亦猶

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  
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  
仁聖之至道者豈爲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  
堅矣至如立寺功淡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  
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  
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  
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  
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  
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爾方



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磬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奈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

未足擬議博施廣濟堯舜其猶病諸等慈而無棄物可不謂之仁乎具智而有妙覺可不謂之聖乎夫體仁聖之至道者豈爲苟欺之詭言哉靜而思之信逾堅矣至如立寺功淡於巨海度僧福重乎高嶽法王之所明言開士之所篤勸若興之者增慶益國不亦大乎敬之者生善利人不亦廣乎或小損而大益豈非國之所宜崇乎或小益而大損豈非民之所當避乎臣無斯慎於其君非忠臣也子無此慮於其親非孝子也

邪惑問曰佛法本出於西蕃不應奉之於中國爾方

撰述  
法苑珠林卷之六十一  
三十三  
外對曰夫由余出自西戎輔秦穆以開霸業日磬生於北狄侍漢武而除危害臣既有之師亦宜爾何必取同俗而捨其異方乎師以道大爲尊無論於彼此法以善高爲勝不計於遐邇豈得以生於異域而賤其道出於遠方而棄其寶夫絕群之駿非唯中邑之產曠代之珍不必諸華之物漢求西域之名馬魏收南海之明珠貢犀象之牙角採翡翠之毛羽物生遠域未可非珍佛出遐方奈何獨棄若藥物出於戎夷禁呪起於胡越苟可以蠲邪而去疾豈以遠來而不用之哉夫滅三毒以證無爲其蠲邪也大矣除八苦

而致常樂其去疾也淡矣何得局夷夏而計親疎乎況百億日月之下三千世界之內則中在於彼域不在於此方矣

邪惑問曰詩書所未言以爲修多不足尚矣方外對曰夫天文曆像之祕奧地理山川之卓詭經脉孔穴之診候針藥符咒之方術詩書有所不載周孔未之明言然考之吉凶而有徵矣察其行用而多効焉又且周孔未言之物蠢蠢無窮詩書不載之法茫茫何限信矣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何得拘六經之局教而背三乘之通旨哉夫能事未興於上古聖人開務於

後代故棟宇易曾巢之居文字代結繩之制飲血茹毛之饌則先用而未珍粒食火化之功雖後作而非弊亦如幼啗藜藿長食梁肉少爲布衣老遇疾服豈得以藜藿先獲謂勝梁肉之味俟服晚遇不如布衣之貴乎夫萬物有遷三寶常住寂然不動感而通化非初誕於王宮不長逝於雙樹何得論生滅于計感脩促乎來乎去也

邪惑問曰佛是妖魅之氣寺爲淫邪之祀豈堪中夏爲人師之軌方外對曰妖唯作孽豈弘十善之化魅必憑邪寧興八正之道妖猶畏狗魅亦懼狸何以降

帝釋之高心摧天魔之巨力又如圖澄羅什之侶道安慧遠之儔高德高名非狂非醉豈容辭愛榮位求魍魅之邪道勤身苦節事魍魎之妖言又自東漢至我大唐代代而禁妖言處處而斷淫祀豈容捨其財力放其士民營魍魎之堂塔入魍魎之徒衆又上古帝臣冠蓋人倫並稟教而歸依曆心以崇信豈容尊妖奉魅以自屈乎良由覩妙知真使之然耳明主賢臣謀其德也凡百君子思其言也大士高僧慕其理也而歷代寶之以爲大訓凡聖軌模人天師範理盡窮微福同真濟何聖能逾何道能加不荷其恩反作

狂言

邪惑問曰夫父母之體不可毀傷何故沙門剃髮去髭反先王之道失忠孝之義耶方外對曰若夫事君親而盡節雖殺身而稱仁虧忠孝而偷存徒全膚而非義論美見危而致命禮防臨難而苟免何得一槩而避死傷雷同而顧膚髮割股納肝爲傷甚矣剃鬚落髮其毀微焉立忠不顧其命論者莫之咎求道不愛其毛何獨以爲過湯恤烝民尚焚軀以祈澤墨敦兼愛欲摩足而至頂況夫上爲君父深求福利鬚髮之毀何足顧哉且夫聖人之教有殊途而同歸君子

之道或反經而合義則太伯其人也廢在家之就養託採藥而不歸棄中國之服章依剪髮以爲飾反經悖禮莫甚於斯然而仲尼稱之曰太伯可謂至德矣其何故也雖迹背君親而心忠於家國形虧百越而得全乎三讓故太伯棄衣冠之制而無損於至德沙門捨縉紳之容亦何傷於妙道雖易服改貌違臣子之常儀而信道歸心願君親之多福苦其身意修出家之衆善遺其君父以歷劫之深慶其爲忠孝不亦多乎謂善沙門爲不忠未之信矣

邪惑問曰西域胡人因泥而生是以便事泥瓦塔像

爾方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也夫崇立靈像模寫尊  
形所用多途非獨泥瓦或雕或鑄則以鐵木金銅圖  
之繡之亦在丹青縑素復謂西域士女徧從此物而  
生乎且又中國之廟以木爲主則謂制禮君子皆從  
木而育耶親不可忘故爲宗廟佛不可忘故立其形  
像以表罔極之心用如在之敬欽聖仰德何失之有  
哉若塔廟是泥末之像不可敬者則國廟木主之形  
亦不可敬耶夫以善過者故亦以惡爲功矣

邪惑問曰無佛則國治年長有佛則政虐祚短爾方  
外對曰此又未思之言凶悖輒出斯語愚謂能仁設

教皆闡淫虐之風菩薩立言專知桀紂之事以實論  
之殊不然矣夫殷喪大寶災興妲妃之言周失諸侯  
禍由褒姒之笑三代之亡皆此物也三乘之教豈斯  
尚矣佛之爲道慈悲喜捨怨親等護物我俱齊恩德  
旣弘賢愚慕上假使羲軒舜禹之德在六度而包籠  
羿浞癸辛之咎總十惡以防禁向使桀弘少欲之教  
紂順大慈之道伊呂無所用其謀湯武焉得行其討  
可使鳴條免去國之禍牧野息倒戈之亂夏后從洛  
汭之歌楚子無乾溪之歎然則釋氏之化爲益非小  
延福祚於無窮遏危亾於未兆

邪惑問曰有之爲損無之爲益故未有佛法之前人皆淳和世無篡逆佛法來到多興悖亂爾方外對曰愚戇不思輒出凶誣夫九黎亂德豈非無佛之年三苗逆命非富有法之後夏殷之季何有淳和春秋之時寧無篡逆寇賊奸宄作士命於臯繇獫狁孔熾薄伐勞於吉甫而愚謂佛興篡逆法敗淳和專構虛言皆違實錄一縷之盜佛猶戒之豈長篡逆之亂乎一言之競佛亦防之何敗淳和之道乎惟佛之爲教也勸臣以忠勸子以孝勸國以治勸家以和弘善示天堂之樂懲非顯地獄之苦不唯一字以爲褒豈止五

刑而作戒乃謂傷和而長亂不亦誣謗之甚哉亦何傷於佛日乎但自淪於苦海矣輕而不避良可悲夫邪惑問曰天道無親頓成虛闡禍淫福善胡其爽歟因何損替者翻享遐齡崇敬者無終厥壽計應蘊福延慶積惡招殃何乃進退矛盾情狀皎然去取自乖若爲酬對方外對曰道教浮疎詎明三報儒宗握躡但叙一生故仲尼答季路曰生與人事汝尚未知死與鬼神爾焉能事袁宏後漢曰道家者流出於老子以清虛淡泊爲主務善嫉惡爲教畜妻子用符書禍福報應在一生之內此並區中之近唱非象外之遐

談所以苟悅碩疑史遷淡惑至如唐虞上聖乃育朱  
 均瞽叟下愚是生有舜顏回大賢而夭絕商臣極惡  
 而胤昌盜跖縱暴而福終夷叔至仁而餓死張湯酷  
 吏七世坐纓比干五臣一身屠戮如此流例胡可勝  
 言渠或致疑故常情耳所以我之種覺獨號正徧知  
 遐唱二生廣敷三報欲使繁疑霧卷夙滯雲披玉牒  
 周陳金言備顯故經云有業現苦有苦報有業現苦  
 有樂報有業現樂有樂報有業現樂有苦報或餘福  
 未盡惡不即加或宿殃尚存善緣便發如灰覆火豈  
 得稱無若闇尋聲當知必有且夫善惡無爽狀麟闕

以日虧報應有歸等鯨亾而星現但察感通之分足  
 明善惡之懲也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八

校謄

第二十二紙

七行泉疑  
當作帛

音釋

阿那邠邸

梵語也此云無依團施

闔

越逼切門限也

切乳

羣

音構取

捫摸

捫音門

掬

訖蘇切

汁也

饗

音叨

詬

音莫

掬

齧

仕革切

火餘也

熾

徐刃切

婕好

婕即涉切好羊諸

鐫

子全切

碑





等道書二十四卷吳時葛孝先造上清經晉時道士  
主浮造明威化胡經又鮑靜造三皇經齊時道士陳  
顯明造六十四真步虛品經梁時陶弘景造太清經  
及衆醮儀十卷後周武帝滅二教時有華州前道士  
張賓詔授本州刺史長安前道士焦子順一名道抗  
選得開府扶風前進士馬翼雍州別駕李通等四人  
以天和五年於故城內守真寺抄攬佛經造道家偽  
經一千餘卷時萬年縣人索咬裝潢但見甄鸞笑道  
之處並改除之近如大業末年有五通觀道士輔惠  
祥三年不言因改涅槃經爲長安經當時禁約不許

道士出城門家見道士內著黃衣執送畱守改經事  
發爲尚書衛文昇所奏於金允門外勅令戮殺此是  
近事耳目同驗又甄鸞笑道論云道家妄注諸子三  
百五十卷爲道經又驗玄都目錄妄取藝文志書名  
矯注八百八十四卷爲道經據此而言足明虛謬又  
至麟德元年西京諸觀道士郭行真等時諸道士見  
行真恩勅驅使假託天威惑亂百姓更相扇動簡集  
道士東明觀李榮姚義玄劉道合會聖觀道士田仁  
惠郭益宗等總集古今道士所作偽經前後隱沒不  
行者重更修改私竊佛經簡取要略改張文句迴換

佛語人法名數三界六道五陰十二入十八界三十  
七道品大小法門並偷安道經將爲華典舊時道經  
祭醮並有鹿脯清酒今新改安乾棗香水但道經言  
辭拙朴襍惡處並以除卻如大業年中五通觀道士  
輔惠祥改涅槃爲長安經被殺不行今復取用改爲  
太上靈寶元陽經復更改餘佛經別號勝牟尼經或  
云太平經等如道經之內本無優婆塞優婆夷檀越  
賢者達嚬之名今諸道士並皆偷用未知此名爲是  
漢語爲是梵音若是漢語何故諸史無文若是梵音  
未知此言翻表何義莊老復非西人故知偷用真僞

可測如老子依書乃是周時柱下藏史執板稱臣共  
俗無異今時卽安別觀如似伽藍天尊老子並塗金  
色如佛經舊稱佛爲天尊復卽偷用如漢魏已來及  
至符姚並喚僧名道士復偷將已用道士舊名祭酒  
如道經本無金剛師子今觀門首並學佛置之未知  
金剛師子此漢地何曾有之今忽浪造如內教佛經  
世尊及摩訶迦葉並皆金色依經作之如法又佛經  
須達買園爲佛造伽藍並依聖教如是展轉徧通十  
方及世尊成道感得五百金剛五百白象五百師子  
如是所爲皆依聖教若依佛經此方他方諸佛菩薩

梵王帝釋所現供具莊嚴寶物無量無邊不可述盡  
備在經文卽時造者萬無成一今時老子五千文兩  
卷之內何曾有此莊嚴若出餘經餘經非真如是改  
換佛經偷安道經者向有數千餘卷如佛說經並置  
如是我聞說時說處證經生信卽如唐太宗文皇帝  
及今皇帝命朝散大夫衛尉寺丞上護軍李義表副  
使前福州黃水縣令王玄策等二十二人使至西域  
前後三度更使餘人及古帝王前後使人往來非一  
皆親見世尊說經時處伽藍聖迹及七佛已來所有  
徵祥靈感變應具存西國志六十卷內現傳流行宰

貴共知未知天尊老子旣出爾許經書今時說處在  
何對何人說說時說處有何靈驗何帝何時說是經  
等若有時處卽有徵祥何故五經無文諸史不載止  
欲苟存同異用多流行誑於艸萊無識之徒不知有  
識君子久知其僞良由漢時有黃巾五斗米賊前後  
踵繼迄今不除故涅槃百喻經等我涅槃後有諸外  
道偷我佛語著已法中以為自有以不解布置迷亂  
上下譬如山羗偷得王寶衣雖得不識次第顛倒而  
著亦如偷狗夜入人舍不知食處佛旣懸記不可不  
信今時道士偷佛經將為已法亦不可怪若今不偷

佛便妄語非大聖人也

故吳主孫權問尚書令闕澤曰仙有靈寶之法其教如何闕澤對曰夫靈寶者一無氏族可依二無成道處所教出山谷非人所知真是幽居濫說非聖人制也吳主歎其善對焉所言天尊之號出自佛經竊我聖蹤施乎已典何者案五經正史三皇已來並不云別有天尊住於天上但叙周公孔子制禮刪詩所以五典三墳靡覩大羅之稱前王往帝不聞郊祀天尊安有執玉璋披黃褐坐素髮戴金冠別號天尊端拱九華之殿獨稱大道統御七映之宮縱有道教辯天

尊諸子談靈寶此乃道聽途說未詎可依委巷之書非關國史又齋儀矯制事跡可尋莫不廣列金銀多班繒綵並是三張詭述修靜妄言斥破逗畱彼如琳論又道士之號老教先無河上之言儒宗未辯何者姚書云始乎漢魏終暨符姚皆號衆僧以爲道士至魏太武二年有寇謙之始竊道士之名私易祭酒之稱此豈妄之臆斷乃是史籍盛明又班固漢書文帝傳及潘岳關中記嵇康皇甫謐高士傳及訪父老等皆無河上公結艸爲菴現神變事處並虛謬不涉典謨妄構斐然動成焉有當今主上坐拱問道坐朝九

族既親平章百姓寔可黜三張之穢術闡五千之妙  
門又案後漢明帝永平十四年道士褚善信等六百  
九十人聞佛教入洛請求拘試總將道家經書合有  
三十七部七百四十四卷就中五十九卷是道經餘  
二百三十五卷是諸子書

又案晉葛洪神仙傳云老教所有度世消災之法凡  
九百三十卷符書等七十卷總一千卷

又案宋太始七年道士陸修靜答明帝云道家經書  
并藥方符圖等總一千二百二十八卷云一千九十  
卷已行於世一百三十八卷猶在天宮案今玄都經

目云依宋人陸修靜所上目今乃言有六千三百六  
十三卷云二千四十卷見有其本四千三百二十三  
卷云並未見以此詳檢事跡可知詭妄之由暴之國  
史若據蕭溫等議止有道德二篇如取漢帝校量便  
應七百餘卷約葛洪神仙之說僅有一千准修靜所  
上目中過前九十又檢玄都經錄轉復彌多既其先  
後不同虛妄明矣增加卷軸添足篇章依傍佛經改  
頭換尾或道名山自出時唱仙洞飛來何乃黃領獨  
知英賢不覩書史無聞典籍不記請問當今道士推  
勘後出之經爲是老子別陳爲是天尊更說縱其說

也應有時方師資說處爲是何代何邦何年何月如其有據容可流行若也妄言理須焚剪當今明朝馭宇承弊百王聖上臨軒應期千載方欲廣敷五教杜絕妖妄之書重述九疇弘揚要道之訓豈敢以麟麇刺上鹿馬譏朝但以無識黃巾混其真僞管見道士不別是非所以借況秦人譬之魯俗若乾坤之象龍馬豈天地則可騰驤理固不然如何見責

妖惑亂衆第四

竊聞聲調響順形直影端未見鑽火得水種豆得麥所以蘇張逢於鬼谷處浮詐之先顏閔遇於孔門標

德行之始故知習二篇之化激妙無爲行三張之風謀爲亂首何者後漢順帝時沛人張陵客遊蜀土聞古老相傳云晉漢高祖應二十四氣祭二十四壇遂王有天下陵不度德遂構此謀殺牛祭祀二十四所置以土壇戴以艸屋稱二十四治治館之興始乎此也二十三所在於蜀地尹喜一所在於咸陽於是誑誘愚民招合兇黨斂租稅米謀爲亂階時被虵吞豐逆弗作又陵孫張魯行其祖術後於漢中自稱師君禍亂方起爲曹公所滅又中平元年鉅鹿人張角自稱黃天部師有三十六將皆著黃巾遠與張魯相應

衆至十萬焚燒鄴城漢遣河南尹何進將兵討滅又  
晉武帝咸康二年有道士陳瑞以左道惑衆自號天  
師徒附數千積有年歲爲益州刺史王濬誅滅又晉  
文帝太和元年彭城道士盧悚自稱大道祭酒以邪  
術惑衆聚合徒黨向日辰攻廣漢門云迎海西公時  
殿中桓祕等覺知與戰尋被誅斬又梁武帝大同五  
年道士袁於妖言惑衆行禁步山官軍收掩尋被誅  
滅又隋文帝開皇十年有綿州昌隆縣道士蒲童與  
左童二人在崩溪館自稱得聖誑惑人民重牀至屋  
却坐其上云十五童女有堪受法令女登牀以幕圍

逮遂便姦匿如此經日後事發覺因卽逃亾又開皇  
十八年益州道士韓朗綿州道士黃儒林扇惑蜀王  
令興逆云欲建大事須藉勝緣遂教蜀王傾倉竭庫  
造千尺道像建千人齋畫先帝形反縛頭手咒而  
獸之河北公趙仲卿檢察得實送身京省被問伏罪  
在市被刑近如大唐武德三年綿州昌隆縣民李望  
先事黃老恒作妖邪至大業季年有道士蒲子真微  
閑道術被送東京至洛身死因禁在彼而李望矯云  
子真近還又彼縣山側有一石室巖穴幽闇人莫敢  
窺望乃依憑以作妖詐在明張喚大語顧納通傳入

聞則噎氣小聲詐陳禍福遂令道士等傳說達縣聞州官人初檢並皆信受後刺史李大禮云此事非輕必須申奏要假親驗方定是非遂與合州官人并道士等一百餘騎同至穴所再拜請期望時詐答聞者傾心唯巴西縣令樂世質深達機情知其誑詐入闇密候見望噎聲質時呵之望卽欵伏收禁州獄方欲科罪未經數日服藥而終近至貞觀十三年有西京西華觀道士秦英會聖觀道士韋靈符還俗道士朱靈感並薄解章醮勅令事東宮惑亂東宮結謀大意爲事不果秦英靈符靈感等並被誅斬私宅財物及

有婦兒並配入官又至龍朔三年西華觀道士郭行眞家業卑賤素是寒門亦薄解章醮濫承供奉勅令投龍尋山採藥上託天威惑亂百姓廣取財物奸謀極甚并共京城道士襍糶佛經偷安道法聖上鑒照知僞付法法官拷撻苦楚方臣勅恩恕死流配遠州所有妻財並沒入官是知所習非正豐逆相仍左道鄙俗斯辱頻興矣勅道士朝散大夫騎都尉郭行眞器識無取道藝缺然爲其小解醫藥薄閑章醮當爲皇太子弘療患得損錄其功效授以榮班緣煎驅使妄作威禍兼以交結選曹周旋法吏專行欺詐取人



財物遣營功德隱盜尤多朱紫莫分而偽敷至教菽麥詎辯而潛讀禁書徒知僕妾是求莊宅爲務雖靈溪千仞何能蕩其穢質神丹九液豈可練其瑕心擢髮未數其僊刊竹寧書其罪論斯咎豐宜從伏法其叅迹道門情所未忍可除名長配流受州仍卽發遣令長剛領送至彼官司檢校不得令出縣境其私畜奴婢田宅水磴車牛馬等並宜沒官

龍朔三年十二月十四日宣竊惟賊飾黃巾興乎鉅鹿鬼書丹簡發自陽平而云服象雲羅斯言逕廷衣同雨穀不近人情安有駕鶴乘龍披巾布褐驅鸞策鳳頂戴皮冠所以白石赤松之流皆非鬼卒王喬美門之輩並匪治頭又李聃事周之辰服同儒墨公旗謀漢之日始有黃巾如其祖習伯陽道士並宜朝拜若也宗旗取則斯弊特可漂除矣

道教敬佛第五

述曰上來所列並引典籍邪正顯然升沉殊趣豈可以燬火之暉爭日月之沓隣虛之塵同太岳之峻故知佛法幽邃非凡所測僧衆高遠亦非黃冠之儔夫出家者內辭親愛外捨官榮志求無上菩提願出生死苦海所以棄朝宗之服披福田之衣行道以報四

恩立德以資三有此其之大意也信知三寶位重豈

同孔老兩教故案孔老經書漢魏已來內外史籍略

引外道經中敬佛僧文具列如左既敬已經依法遵

佛冀伏邪愚依承正典略引二十二經  
今敬三寶文

一依道士法輪經天尊說偈誠勗道士云

若見佛圖 思念無量 當願一切

普入法門 若見沙門 思念無量

願早出身 以習佛真

二依太上清淨消魔寶真安志智慧本願大戒上品

經四十九願天尊說願文若見沙門尼當願一切明

解法度得道如佛○三依老子昇玄經云天尊告道

陵使往東方詣受法教昇玄又云東方如來遣善勝

大士詣太上曰如來聞子為張陵說法故遣我來看

子語張陵曰卿隨我往詣佛所當令子得見所未見

聞所未聞陵即禮大士隨往佛所聽法○四依道士

張陵別傳云陵在鵠鳴山中供養金像轉讀佛經○

五依老子西昇經云吾師化遊天竺善入泥洹又符

子云老氏之師名釋迦文佛○六依智慧觀身大戒

經云道學當念旋大梵流影宮禮佛○七依昇玄經

云若有沙門欲來聽經觀察供主不得計飲食費過

截不聽當推置上座道士經師自在其下昇玄又云  
道士設齋供若比丘來者可推為上座好設供養道  
士經師自在其下若沙門尼來聽法者當穩處安置  
推為上座供主如供養不得遮止○八依化胡經天  
尊敬佛說偈云

願採優曇華

願燒梅檀香

供養千佛身

稽首禮定光

我生何以晚

泥洹一何早

不見釋迦文

心中常懊惱

九依靈寶消魔安志經天尊說偈云

道以齋為先

勤行常作佛

道士新改本云  
勤行登金闕

故設大法橋 普度諸人物

十依老子大權菩薩經云老子是迦葉菩薩化遊震  
旦○十一依靈寶法輪經云葛仙公生始數日有外  
國沙門見仙公禮拜抱持而語仙公父母曰此兒是  
西方善見菩薩今來漢地教化衆生當遊仙道白日  
昇天仙公自語子弟云吾師姓波闍宗字維那訶西  
域也○十二依仙人請問衆聖難經云葛仙公告弟  
子曰吾嘗與釋道微竺法開張太鄭思遠等四人同  
時發願道微法開二人願為沙門張太鄭思遠願為  
道士○十三依仙公起居注云于時生在葛尚書家

尚書年逾八十始有一子時有沙門自稱天竺僧於市大買香市人怪問僧曰我昨夜夢見善思菩薩下生葛尚書家吾將此香浴之到生時僧至燒香右遶七布禮拜恭敬沐浴而止○十四依仙公請問上經云與沙門道士言則志於佛敬於僧○十五依上品大戒經校量功德品云施佛塔廟得千倍報布施沙門得百倍報○十六依昇玄內教經云或復有人平常之時不一月作福見沙門道士說法勸善了無從意○十七依道士陶隱居作禮佛文一卷○十八依智慧本願戒上品經云日別施散佛僧中食塔寺一

錢已上皆二萬四千報功多報多世世賢明翫好不絕七祖皆得入無量佛國○十九依仙公請問經云復有凡人行是功德願爲沙門道士大博至後生便爲沙門大學佛法爲衆法師復有一人見沙門道士齋請讀經乃笑曰彼向空吟經欲何希耶虛腹日中一食此罪人耳道士乃慈心喻之故報意不釋死入地獄考毒五苦○二十依仙公請問經云五經儒俗之業佛道各歎其教大師善也○二十一依太上靈寶真一勸誡法輪妙經云吾歷觀諸天從無數劫來見道士百姓男子女人已得無上正真之道高仙真

人自然十方佛皆受前世勤苦求道不可稱計○二  
 十二依法輪妙經云道言夫輪轉不滅得還生人中  
 大智慧明達者從無數劫來學已成真人高仙自然  
 十方佛者莫不從行業所致也上來所引道經未知此經為真為偽若是  
真經今道士女冠不禮三寶便違天尊老子師教即是邪見之人非真弟子同無識之徒何須師敬此經若偽則一切道經皆須除卻進退訛替終成亂俗也

捨邪歸正第六

梁高祖武皇帝年三十八登位在政四十九年雖億兆務殷而卷不釋手內經外典罔不曆懷皆為訓解數千餘卷而儉約自節羅綺不服覆處虛閑晝夜無

怠致有布被莞席艸履葛巾初臨大寶即備斯事日惟一食永絕辛羶自有帝王罕能及此舊事老子宗尚符圖窮討根源有同妄作帝乃躬運神筆下詔作捨道文曰維天鑒三年四月八日梁國皇帝蘭陵蕭衍稽首和南十方諸佛十方尊法十方聖僧伏見經云發菩提心者即是佛心其餘諸善不得為喻能使衆生出三界之苦門入無為之勝路故如來漏盡智凝成覺至道通機德圖取聖發惠炬以照迷鏡法流以澄垢啓瑞迹於天中鑠靈儀於像外度群生於慾海引含識於涅槃登常樂之高山出愛河之淡際言

乖四句語絕百非應迹娑婆王宮誕相步三界而爲  
尊普大千而流照但以機心淺薄好生厭怠遂乃湛  
說圓常亦復潛繡鶴樹閣王滅罪婆藪除殃若不逢  
值大聖法王誰能救接斯苦在迹雖隱其道無虧弟  
子經遲迷荒耽事老子歷葉相承洎此邪法習因善  
發棄迷知返今捨舊醫歸憑正覺願使未來生世童  
男出家廣弘經教化度合識同共成佛寧在正法中  
長淪惡道不樂依老子教暫得上天涉大乘心離二  
乘念正願諸佛證明菩薩攝受弟子蕭衍和南于時  
帝與道俗二萬餘人於重雲殿重閣上手書此文發

菩提心至四月十一日又勅門下大經中說道有九  
十六種惟佛一道是於正道其餘九十五種名爲邪  
道朕捨邪外以事正內諸佛如來若有公卿能入此  
誓者各可發菩提心老子周公孔子等雖是如來弟  
子而化迹旣邪止是世間之善不能革凡成聖其公  
卿百官王侯宗族宜返僞就眞捨邪入正故經教成  
實論云若事外道心重佛法心輕卽是邪見若心一  
等是無記性不當善惡若事佛心強老子心弱者乃  
是清信言清信者清是表裏俱淨垢穢惑累皆盡信  
是信正不信邪故言清信佛弟子其餘諸信皆是邪

見不得稱清信也門下速施行至四月十七日侍中  
安前將軍丹陽尹邵陵王上啓云臣綸聞如來嚴相  
巍巍架于有頂微妙色身蕩蕩顯乎無際假金輪而  
啓物託銀粟以應凡砥般若之利刀收涅槃之妙果  
汎生死之苦海濟常樂於彼岸故能降慈悲雲坐甘  
露雨七處八會教化之義不窮四諦五時利益之方  
無盡並水清日盛霧豁雲除熾火翳亮塵熱自靜可  
謂入俗化於蒙底出世冥此真如使稠林邪逕之人  
景法門而不倦渴愛聾瞽之士慕揆曠而知迴道樹  
始於迦維德音盛于京洛恒星不現周鑒娠徵滿月

圓姿漢感宵夢五法用傳萬德方兆華俗潛故競扇  
高風資此三明照迷途之失憑茲七覺拔長夜之苦  
屬值皇帝菩薩應天御物負宸臨民含光宇宙照清  
海表坐無礙辯以接黎庶以本願力攝受衆生故能  
隨方逗藥示權顯正崇一乘之旨廣十地之基是以  
萬邦迴向俱稟正識幽顯靈祇皆蒙誘濟人興等覺  
之願物起菩提之心莫不翹勤歸宗之境悅懌還源  
之趣共保慈悲俱修忍辱所謂覆護饒益橋梁津濟  
者矣道旣先被民亦化之於是應真飛錫騰虛接影  
破邪外道堅持正國伽藍精舍寶刹相望講會傳經

德音盈耳臣管未達理源承外道如欲須甘果翻種  
苦栽欲除渴乏反趣鹹水今啓迷方麤知歸向受苦  
薩大戒誠節身心捨老子之邪風入法流之真教伏  
願天慈曲坐矜許至四月十八日中書舍人臣任孝  
恭宣勅云能改迷入正可謂是宿植勝因宜加勇猛  
也

北齊高祖文宣皇帝廢李老道法詔管金陵道士陸  
修靜者道門之望在宋齊兩代祖述三張弘衍二葛  
郝張之士封門受籙遂妄加穿鑿廣制齋儀糜費極  
繁意在王者遵奉會梁祖啓運下詔捨道修靜不勝

其憤遂與門人及邊境凶命叛入北齊又傾散金玉  
贈諸貴遊託以襟期冀興道法帝惑之也於天保六  
年九月乃下勅召諸沙門與道士學達者十人親目  
對校于時道士咒諸沙門衣鉢或飛或轉祝諸梁木  
或橫或豎沙門曾不學術默無一對士女歡鬧貴賤  
移心並以靜徒爲勝也諸道士等踊躍騰倚魚睨雲  
漢高談自矜誇街道術仍又唱言曰神通權設抑挫  
強禦沙門現一我當現二今薄示小術並辭退屈事  
亦可見帝命上統法師與靜擲試上曰方術小伎俗  
儒恥之況出家人也雖然天命難拒豈得無言可令



最下座僧對之卽往尋覓有僧名佛僂又字曇顯者不知何人遊無定方飲啗同俗時有放言標悟宏遠上統知其溪量私與之交于時名僧盛集顯居末座酣酒大醉昂兀而坐有司不敢召之以事告於上統上曰道士祭酒常道所行止是飲酒道人可共言耳可扶舉將來於是合衆皆憚而怯上統威權不敢有諫乃兩人扶顯令上高座顯旣上便立而含笑曰我飲酒大醉耳中有所聞云沙門現一我當現二此言虛實道士曰有實顯卽翹足而立云我已現一卿可現二各無對之顯曰向咒諸衣物飛揚者我故開門

試卿術耳命取稠禪師衣鉢咒之諸道士一時奮發共咒一無動搖帝勅取衣乃至十人牽舉不動顯乃令以衣置諸梁木又令咒之都無一驗道士等相顧無賴猶以言辯自高乃曰佛家自號爲內內則小也說我道家爲外外則大也顯應聲曰若然則天子處內定小百官矣靜與其屬緘口無言帝目驗臧否便下詔曰法門不二真宗在一求之正路寂泊爲本祭酒道者世中假妄俗人未悟仍有祇崇麴麴是味清虛焉在瞿脯斯甜慈悲永隔上異仁祠下乖祭典皆宜禁絕不復遵事頒勅遠近咸使知聞其道士歸伏

者並付照玄大統上法師度聽出家未發心者可令  
染髮爾日斬首者非一自謂神仙者可上三爵臺令  
其投身飛逝諸道士等皆碎屍塗地偽妄斯絕致使  
齊境國無兩信迄于隋初漸開其術至今東川此宗  
微末無足抗言至唐貞觀二十年有吉州囚人劉紹  
略妻王氏有五岳真仙圖及舊道士鮑靜所造三皇  
經合一十四紙上云凡諸侯有此文者必爲國王大  
夫有此文者爲人父母庶人有此文者錢財自聚婦  
人有此文者必爲皇后時吉州司法叅軍吉辯因檢  
囚席乃於王氏衣籠中得之時追紹略等勘問云向

道士所得之受持州官將爲圖讖因封此圖及經馳  
驛申省奏聞勅令省官勘當時朝議郎刑部郎中紀  
懷業等乃追京下清都觀道士張惠元西華觀道士  
成武英等勘同並欵稱云此先道士鮑靜等所作妄  
爲墨書非今元等所造勅遣除毀又得田令官奏云  
如佛教依內律僧尼受戒得陰田人各三十畝今道  
士女道士皆依三皇經受其上清下清管僧尼戒處  
亦合陰田三十畝此經既僞廢除道士女道士既無  
戒法卽不合受田請同經廢京城道士等當時懼怕  
畏廢陰田私憑奏官請將老子道德經替處其年五

月十五日出勅侍郎崔仁師宣勅旨云三皇經文字  
既不可傳又語涉妖妄宜並除之卽以老子道德經  
替處有諸道觀及以百姓人間有此文者並勒送省  
除毀其年冬諸州考使入京朝集括得此文者總取  
禮部尚書廳前並從火謝也故知代代穿鑿狂簡寔  
繁人人妄作斐然盈卷無識之徒將爲聖說

晉彭城郡有釋道融汲郡林慮人十二出家厥師愛  
其神彩先令外學往村借論語竟不齋歸於彼已誦  
師便借本覆之不遺一字旣嗟而異之於是恣其遊  
學迄至立年才解英絕內外經書暗遊心府姚興曰

昨見融公復是奇聰明釋子勅入逍遙園與什叅正  
詳譯俄而師子國有一婆羅門聰辯多學西土俗書  
罕不披誦爲彼國外道之宗聞什在關大行佛法乃  
謂其徒曰寧可使釋氏之風獨傳震旦而吾等正化  
不洽東國遂乘駝負書來入長安姚興見其口眼便  
僻頗亦惑之婆羅門乃啓興曰至道無方各尊其事  
今請與秦僧拗其辯力隨有優者卽傳其化興卽許  
焉時關中僧衆相視缺然莫敢當者什謂融曰此外  
道聰明殊人拗言必勝使無上大道在吾徒而屈良  
可悲矣若使外道得志則法輪摧軸豈可然乎如吾

所親在君一人融自顧才力不減而外道經書未盡披讀乃密令人寫婆羅門所持經目一披即誦後剋日論義姚興自出公卿皆會關中僧眾四遠必集融與婆羅門擬相酬抗鋒辯飛玄彼所不及婆羅門自知辭理已屈猶以廣讀爲本融乃列其所讀書并秦地經史名目卷部三倍多之什因嘲之曰君不聞大秦廣學那忽輕爾遠來婆羅門心愧悔伏頂禮融足旬日之中無何而去像運再興融有力也後還彭城常講說相續聞道至者千有餘人依隨門徒數盈三百性不狎諠常登樓披翫慙懃善誘畢命弘法後卒

於彭城春秋七十四矣所著法華大品金光明十地維摩等義並行於世

魏書云正光元年明帝加朝服大赦天下召佛道二宗門人殿前齋訖侍中劉騰宣勅諸法師等與道士論議以釋弟子疑綱時清通觀道士姜斌與融覺寺僧曇謨最對論帝曰佛與老子同時不斌曰老子西入化胡佛時以充侍者明是同時最曰何以知之斌曰案老子開天經是以得知最曰老子當周何王幾年而生周何王幾年西入斌曰當周定王卽位三年乙卯之歲於楚國陳苦縣厲鄉曲仁里九月十四夜

子時生至周簡王四年丁丑歲事周爲守藏吏簡王十三年遷爲太史至敬王元年庚辰歲年八十五見周德凌遲與散關令尹喜西入化胡斯足明矣最曰佛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穆王五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滅度計入涅槃後經三百四十五年始到定王三年老子方生生已年八十五至敬王元年凡經四百二十五年始與尹喜西遁據此年載懸殊無乃謬乎斌曰若佛生周昭之時有何文記最曰周書異記漢法本內傳並有明文斌曰孔子旣是制法聖人當時於佛迴無文記何耶最曰仁者識同管窺

覽不弘遠案孔子有三備卜經謂天地人也佛之文言出在中備仁者早自披究不有此迷斌曰孔子聖人不言而如何假卜乎最曰惟佛是衆聖之王四生之導首達一切含靈前後二際吉凶終始不假卜觀自餘小聖雖曉未然之理必藉著龜以通靈卦也侍中尚書令元文宣勅語道士姜斌等論無宗旨宜退下席又問開天經何處得來是誰所說卽遣中書侍郎魏收尚書郎祖瑩等就觀取經帝令議之太尉丹陽王蕭太傅李寔衛尉許伯姚吏部尚書邢夔散騎常侍溫子昇等一百七十人讀訖奏云老子止著五

千文更無言說臣等所議姜斌罪當惑眾帝加斌極刑時有三藏法師菩提流支行佛慈化諫帝乃止配

徒馬邑

右二驗出梁高僧傳

晉程道惠字文和武昌人也世奉五升米道不信有佛常云古來正道莫踰李老何乃信惑胡言以為勝教太元十五年病死心下尚暖家不殯殮數日得蘇說初死時見十許人縛錄將去逢一比丘云此人宿福未可縛也乃解其縛散驅而去道路修平而兩邊棘刺森然略不容足驅諸罪人馳走其中肉隨著刺號呻聒耳見惠行在平路皆歎羨曰佛弟子行路復

勝人也惠曰我不奉法其人笑曰君忘之耳惠因自憶前身奉佛已經五生五死忘失本志今生在世幼遇惡人未達邪正乃惑邪道既至大城逕進聽事見一人年可四五十南面而坐見惠驚曰君不應來有一人著單衣幘持簿書對曰此人伐社殺人罪應來此向所逢比丘亦隨惠入申理甚至云伐社非罪也此人宿福甚多殺人雖重報未至也南面坐者曰可罰所錄人命惠就坐謝曰小鬼謬濫在相錄來亦由君妄失宿命不知奉大正法故也將遣惠還乃使暫兼覆校將軍歷觀地獄惠欣然辭出導從而行行至

諸城城城皆是地獄人衆巨億悉受罪報見有掣狗  
 噬人百節肌肉散落流血蔽地又有群鳥其啄如鋒  
 飛來甚速鴟然血至入人口中表裏貫洞其人宛轉  
 呼叫筋骨碎落其餘經見與趙秦屑荷大抵麤同不  
 復具載唯此二條爲異故詳記之觀歷旣徧乃遣惠  
 還復見向所逢比丘與惠一銅物形如小鈴曰君還  
 至家可棄此門外勿以入室某年月日君當有厄誠  
 慎過此壽延九十時道惠家於京師大街南自見來  
 還達皂莢橋見親表三人住車共語悼惠之亾至門  
 見婢行哭而市彼人及婢咸弗見也惠將入門置向

銅物門外樹上光明舒散流飛屬天良久還小奄爾  
 而滅至戶聞屍臭惆悵惡之時賓親奔弔突惠者多  
 不得徘徊因進入屨忽然而蘇說所逢車人及市婢  
 咸皆符同惠後爲廷尉預西堂聽訟未及就列欵然  
 頓悶不識人半日乃愈計其時日卽道人所戒之期  
 頃之遷爲廣州刺史元嘉六年卒六十九矣

右一驗  
出冥祥

記

唐益州福壽寺釋寶瓊俗姓馬氏綿竹縣人小年出  
 家清卓儉素讀誦大品兩日一徧以爲常業勸歷邑  
 義日誦一卷者向有千計四遠聞者皆來欽敬本邑

連比什邡諸縣並是道民執邪日久投寄無容瓊雖  
 桑梓習俗而不事道李氏諸族值作道會邀瓊赴之  
 來既後至不禮而坐皆謂不禮天尊輕我宗法耶瓊  
 曰邪正道殊所事各異天尚不禮何況老君眾議紛  
 紜頗相凌侮瓊見諍訟不止又報曰吾禮非所禮恐  
 貽辱先宗遂禮一拜道像并座一時動搖又禮一拜  
 連座反倒墜落在地身座摧毀道民羞恥唱言風鼓  
 竟來周正又禮還倒瓊曰天朗和暢而言怨風汝之  
 愚戇不測吾風合眾驚懼一心禮瓊遠近聞知皆捨  
 道歸佛闔境道俗及以傍縣道黨同嗟皆來請瓊受

菩薩戒縣令高達素有誠信敬承威德更於州寺各  
 僧弘講以貞觀八年終於所住右一驗出唐高僧傳  
 法苑珠林卷第六十九

校譌

第十四紙

入行惠疑當作慧

音釋

謚

音密鹿倫切鹿屬

罅

干盈切

莞

立音官草名似藺

藪

蘇後切

屨

隱豈切畫

著

升脂切

殯

殯必殯切

鳩

與俊同

麩

魚傑切

斌

甲民切

欸

許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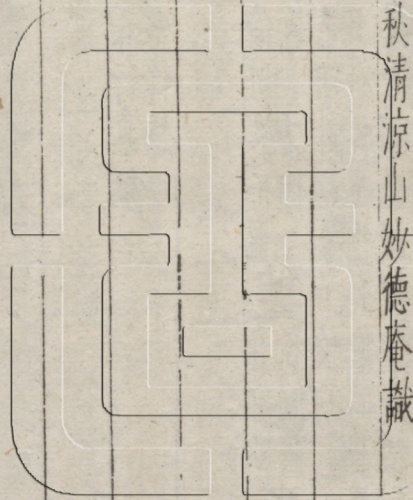
切

邠

音方什邡廣漢縣名



大舍居士楊繼英室王氏施贊刻此  
 法苑珠林第六十九卷 吳江比丘明覺對 眞  
 州王國英書 烏程俞方刻  
 萬曆辛卯秋清涼山妙德庵識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唐上都西明寺沙門釋道世玄暉撰

富貴篇第六十三

述意部

夫行善感樂如影隨形作惡招苦猶聲發響故富同  
 朱栢貴若蕭曹錦繡為衣金銀作屋雲起龍吹之前  
 風生鳳管之上趨鏘廣殿容與長廊申珠履於丹墀  
 珥金蟬於青瑣食則珍羞滿席海陸盈前鼎味星羅  
 芬馨雲布坐則高堂雅室玉砌珠簾絲竹絃管淒清  
 颯颯臥則蘭燈炳曜繡幌坐陰錦被既敷孺氈且拂

行則駟馬電飛輦舉雷動千乘萬騎隱隱闐闐略述  
福因善報如是由管行檀受斯勝利也

引證部

如賢愚經云管佛在世時舍衛國有一長者豪貴巨  
富生一男兒面貌端正世所希有父母歡喜因爲立  
字名檀彌離年漸長大其父命終波斯匿王卽以父  
爵而以封之受王封已其家舍宅變成七寶諸庫藏  
中悉皆盈滿種種寶物時王太子字毗瑠璃遇得熱  
病諸醫處藥啓王云須牛頭梅檀用塗其身當得除  
愈王卽募覓若有得者一兩之直賞金千兩無持來

者有人白王檀彌離家舍內大有時王聞已躬自往  
求到檀彌離長者門前見其外門純是白銀卽遣門  
人入通消息時守門人入白長者波斯匿王今在門  
外長者聞已卽出奉迎請王入宮王入門內見有一  
女面首端正世間無比坐白銀牀紡白銀縷小女十  
人侍從左右時王問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  
婢其小女者通白消息次入中門純紺瑠璃門內有  
女坐瑠璃牀面首端正倍勝於前左右侍從倍復前  
數次入內門純以黃金門內一女面首端正轉復倍  
勝坐黃金牀紡黃金縷左右侍從復倍上數王復問

言是卿婦耶長者答言是守門婢入到舍內見瑠璃地屋間剋鏤種種百獸風吹動之形現地上王見謂水怖不敢前語長者言餘更無地殿前作池彌離白王是瑠璃地非是水也卽脫手上七寶環釧擲著于地礙壁乃住王知地已卽共入內升七寶殿婦在殿上坐瑠璃牀更有寶牀請王令坐時婦見王眼中淚出王問之言何故不喜眼中淚出婦答大王但於今者聞王身上煙氣是以淚出王卽問言家不然火耶答言不也王復問言用何作食婦答曰須食之時百味自至王復問言夜不須明耶婦答王言用摩尼珠

而以照之徧室大明時檀彌離跪白王曰大王何故勞屈尊神到此波斯匿王具以事答長者聞已卽將王入徧示諸藏七寶盈滿牛頭香積不可稱計王須任取王取二兩遣人先送王敬語之今有佛出卿聞不耶彌離答言云何名佛王卽爲說彌離歡喜卽往佛所佛爲說法得須陀洹尋卽出家得阿羅漢三明六通具八解脫阿難見已而白佛言此檀彌離宿殖何業生於人中受天福報又值世尊出家得道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於像法中有五比丘共立要契在一林中精勤

修道語一比丘此去城遠乞食勞苦汝當爲福一夏  
乞食供養我等其一比丘卽便入城勸諸檀越日爲  
送食四人身安專精行道得阿羅漢卽語此人緣汝  
之故我等安隱所作已辦汝願何等其人聞已歡喜  
發願使我來世天上人中富貴自然值佛獲道緣是  
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常處  
豪貴所須自然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賢愚經云管  
佛在世時舍衛國中有一長者其家巨富財寶無量  
不可稱計生一男兒身體金色端正少雙父母見已  
歡喜無量因爲立字名曰金天其生之日家中自然

出一井水縱廣八尺深亦八尺汲用能稱人意須衣  
出衣須食出食金銀珍寶一切所須作願取之如意  
卽得兒年長大才藝博通其父念言我兒端正容貌  
絕倫要覓名女金容妙體類我兒者當往求之時闍  
婆國有大長者而生一女字金光明端正非凡身體  
金色晃煇照人初生之日亦有自然八尺井水其井  
亦能出種種寶衣服飲食一切所須稱適人情其父  
母亦自念言我女端正人中英妙要得賢士金色光  
輝類我女者乃共爲婚其女名稱遠徹金天遂娶爲  
婦後時金天請佛及僧飯食供養飯食訖已佛爲說

法金天夫婦及其父母悉皆獲得須陀洹果金天夫婦俱白父母求索出家父母卽聽旣出家已夫婦並得阿羅漢果一切功德皆悉具足阿難見已而白佛言金天夫婦宿殖何福生豪族家身體金色復有自然八尺井水出種種物佛告阿難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毗婆尸佛入涅槃後有諸比丘遊行教化到一村中村人見僧競共供養時有夫婦二人貧窮家無升斗其夫見他供養衆僧向婦啼哭懊惱淚墮婦臂上婦卽問夫何故啼哭夫答婦言我父在時積財滿藏富溢難量至我身上貧窮困極本日雖有而不布施

今日值僧貧無可施前身不施今致此貧今又不施未來轉劇吾思惟此是以懊惱婦語夫言雖有空意無錢可施知當如何婦又語夫試至故舍徧推覓者儻或得之夫遂往覓得一金錢持至婦所其婦爾時有一明鏡復有一瓶盛滿淨水安錢瓶中以鏡著上夫婦同心持布施僧發願而去緣是功德從是以來九十一劫不墮惡道天上人中恒爲夫婦身體金色受福快樂今值我故出家得道又出曜經云管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國中有目連同產弟大富饒財七寶具足庫藏盈溢奴婢僕從不可稱計時目捷連數往

解述  
弟家而告弟曰聞卿慳嫉不好布施佛常說布施獲報無數卿今施者得福無量弟聞兄教開藏布施更開新藏欲受其報未經旬日財寶竭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其弟懊惱向兄說曰前見兄勸施獲大報不敢違教諸來求乞竭藏施盡故藏悉空新藏無報將無爲兄所疑誤耶兄曰止止莫陳此語勿使外道邪見之人聞此麤言若使福德當有形者虛空境界所不容受吾今權示汝微報卽以神力手接其弟至第六天見有宮殿七寶合成香風浴池庫藏盈溢不可稱計玉女營從數千萬衆純女無男卽問兄曰是何

宮殿巍巍乃爾目連告弟汝自往問弟卽自往問天女曰是何宮殿七寶合成巍巍堂堂懸處虛空誰有福德於中受報天女報曰閻浮提內迦毗羅國中釋迦文佛神足弟子名曰目連彼有賢弟大富長者由好布施後生此處而與我等作其夫主弟聞歡喜善心生焉還至兄所具白其情目連告曰夫人布施爲有報耶爲無報耶弟懷慚愧向兄懺悔後至家中轉更修福命終之後卽生天上受斯果報又樹提伽經云佛在世時有一大富長者名爲樹提伽倉庫盈溢金銀具足奴婢成行無數可欲有一白氎手巾掛著

池邊爲天風起吹王殿前王卽大會群臣坐共叅論  
羅列卜問怪其所以諸臣皆言國將欲興天賜白氎  
樹提默然王語樹提諸臣皆慶卿何無言樹提答王  
不敢欺王是臣家拭體白氎掛著池邊爲天風起吹  
王殿前故默不言却後數日有一九色金華大如車  
輪墮王殿前王復會臣問答如前樹提答王言臣不  
敢欺王是臣之家後園之中萎落之華爲天風起吹  
王殿前故默無言王語樹提卿家能爾卿須還歸任  
作調度吾領二十萬衆往到卿舍看去樹提答言願  
王相隨不須預去是臣之家自然牀蓆不須人鋪自

然飲食不須人作自然擎來不須喚呼自然擎去不  
須反顧王卽將領二十萬衆到樹提伽南門而入有  
一童子端正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兒不答言是臣守  
閤之奴小復前著至內閤門有一童女顏色端正皮  
色瑤悅甚復可愛王語樹提是卿女耶婦耶答言是  
臣守閤之婢小復前行至其堂前白銀爲壁水精爲  
地王見謂水疑不得前樹提導前將王上堂坐金牀  
踞玉机樹提伽婦坐百二十重金銀幃帳裏披帳而  
出爲王設拜眼中淚出王語樹提卿婦拜我何故淚  
出臣不敢欺王聞王煙氣眼中淚出王言庶民然脂

諸侯然蜜天子然漆漆亦無煙何得淚出樹提答王  
臣家有一明月神珠掛著堂殿晝夜無異不須火炷  
樹提堂前有一十二重高樓將王上看四面觀視恍  
忽經月大臣白王國計事大王可還歸王謂須更小  
復可忍復遊園池不覺經月問答同前樹提出七寶  
施兼綾羅繒絲二十萬衆人馬俱重一時還國王語  
群臣其樹提伽是我之民女婦宅舍過姝於我我欲  
伐之可取以不諸臣皆言可取王將四十萬衆椎鍾  
鳴鼓圍樹提宅數百餘重樹提伽宅南門中有一力  
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俱倒手脚繚戾腰

髓嬰婆狀似醉容頭腦叵我不復得起於是樹提乘  
雲母之車來問諸人來時何苦臥地不起大王遣來  
欲伐長者長者力士手捉金杖一擬四十萬衆人馬  
俱倒不復得起樹提問言欲得起不諸人皆言欲得  
起樹提一放神力令四十萬衆人馬俱起一時還國  
王卽遣使喚樹提伽同車而載往詣佛所白言世尊  
樹提先身作何功德得是果報佛言善聽先有五百  
人同緣在於山阻道逢一病道人賜其菴屋米糧燈  
燭爾時廣乞多願天自供我從空來下變身十八放  
大光明蕩照天下又願作佛破散鐵圍鑊湯生華獄



出梅檀餓鬼作沙門羅刹坐誦經五百商人齎其重寶由供病僧廣乞天供今得斯報于時施者樹提伽是病道人者我身是也五百商人皆得阿羅漢道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舍衛城中有一長者名曰善賢財寶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女端正殊妙世所希有頂上自然有一寶珠充曜城內父母歡喜因爲立字名曰寶炎年漸長大體性調順好喜施惠頂上寶珠有來乞者卽取施與尋復還生父母歡喜將詣佛所心生喜樂求索出家佛告善來比丘尼頭髮自落法服著身成比丘尼精勤修習得阿羅漢諸天世人所

見敬仰時諸比丘見是事已請問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有王名曰梵摩達多收取舍利起四寶塔而供養之時有一人入此塔中持一寶珠繫著椀頭髮願而去緣是功德九十一劫不墮惡趣天上人中常有寶珠隨共俱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遭值於我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又百緣經云佛在世時迦毗羅衛城中有一長者財富無量不可稱計其婦生一肉團長者見已心懷愁惱謂爲非祥往詣佛所請問吉凶佛告長者汝莫疑怪但好養育滿七日已汝當自見

撰述  
時長者聞是語已喜不自勝還詣家中勅令瞻養七日頭到肉團開敷有百男子端正姝妙世所希有年漸長大值佛出家得阿羅漢果諸天世人所見敬仰時諸比丘見已請說得道因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九十一劫有佛出世號毗婆尸入涅槃後時彼國王名槃頭末帝收取舍利造四寶塔高一由旬而供養之時有同邑一百餘人作倡伎樂齎持香華供養彼塔各共發願以此功德使我來世所在生處共爲兄弟發是願已各自歸去佛告比丘欲知彼時同邑人者今此一百比丘是由於彼時誓願力故九十一劫

不墮三塗天上人中常共同生受天快樂乃至今者  
遭值於我故復同生出家得道比丘聞已歡喜奉行  
頌曰

韞石諒非真

飾瓶信爲假

竊服臯門上

濫次緇軒下

鳳祀徒驚心

騶文終好野

真相豈式昭

浮榮未能捨

迹殊冠冕客

事襲驅馳者

已矣歇鄭聲

天然亂周雅

富貴空爭名

寵辱虛相罵

須臾風火燭

幻泡何足把

感應緣

略引  
六驗

晉王文度

晉張氏

晉劉伯祖

晉太守李恒

唐中書令岑文本

唐別駕沈裕善

晉王文度鎮廣陵忽見二騶持鵠頭板來名之王文大驚問騶我作何官騶云尊作平地將軍徐兗二州刺史王曰吾已作此官何故復名耶鬼云此人間耳今所作是天上官也王大懼之尋見迎官玄衣人及

鵠衣小吏甚多王尋病夢

右一驗出幽冥錄

晉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外入止于牀張氏惡之披懷而祝曰鳩爾來為我禍耶飛上承塵為我福耶來入我懷鳩翻飛入懷乃化為鈎從爾資產巨萬

晉博陵劉伯祖為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京師詔書告下消息輒豫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啗答曰欲得羊肝遂買羊肝於前切之齧齧隨刀不見輒盡兩羊肝有一老狸眈眈在案前持者舉刀欲斫之伯祖訶止自舉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啗肝

醉忽然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慙愧後伯祖當為司隸  
神復先語伯祖某月某日書當到到期如言及入司  
隸府神隨逐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懼謂神  
曰今職在刺史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  
曰如府君所慮當相捨去遂絕無聲

晉李恒字元文譙國人少時有一沙門造恒謂曰君  
福報將至而復對來隨之君能守貧修道不仕宦者  
福增對滅君其勉之恒性躁又寒門但問仕宦當何  
所至了不尋究修道意也與一卷經恒不肯取又固  
問榮途貴賤何如沙門曰當帶金紫極於三郡若能

於一郡止者亦為善也恒曰且當富貴何顧後患因  
留宿恒夜起見沙門身滿一牀入呼家人大小窺視  
復變為大鳥踣屋梁上天曉復形而去恒送出門忽  
不復見知是神人因此事佛而亦不能精至後為西  
陽江夏廬江太守加龍驤將軍大興中預錢鳳之亂  
被誅

右一驗出  
冥祥記內

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  
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  
間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  
涌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

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貴也言畢趨出送出外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椀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向臨說

唐戶部尚書武昌公戴天胄素與舒州別駕沈裕善胄以貞觀七年夢至八年八月裕在州夢其身行於京師義寧坊西南街每見胄著故弊衣顏容甚頽見裕悲喜問公生平修福今者何為答曰吾時悞奏殺人吾死後他人殺羊祭我由此二事辯答辛苦不可具言今亦勢了矣因謂裕曰吾平生與君善友竟不

能進君官位淡恨于懷君今自得五品文書已過天曹相助欣慶故以相報言畢而寤向人說之冀夢有徵其年冬裕入京叅選有銅罰不得官又向人說所夢無驗九年春裕將歸江南行至徐州忽奉詔書授裕五品為婺州治中臨兄為吏部侍郎聞之召裕問云爾右二驗出冥報記

貧賤篇第六十四之一

述意部

夫貧富貴賤並因往業得失有無皆由咎行故經言欲知過去因當觀現在果欲知未來果當觀現在因

所以原憲之家黔婁之室繩樞甕牖無掩風塵席戶蓬扉不遮霜露或舒稻蒿以爲薦或栽荷葉以充衣歛肘則兩袖皆穿納縷則雙襟同缺口腹乃資於安邑宿止則寄在於靈臺頭戴十年之冠身披百結之縷鄉里旣無田宅洛陽又闕主人浪宕隨時噴吒度日雖慚靈輒而有翳桑之弊乃愧伯夷便致晉陽之苦裘裳頓乏豈見陽春升合並無何以卒歲所以如此者皆由曩日不行惠施常蘊慳貧致令果報一朝寔盡是故行者宜當布施也

引證部

如燈指經云當知貧窮比於地獄夫所依憑栖寄無處憂心火熾愁頓焦然華色旣衰容轉麤鄙身體羸贏饑渴消削眼目眇陷支節骨立薄皮纏裹筋脉露現頭髮蓬亂手足銳細其色艾白舉體皴裂又無衣裳至糞穢中拾掇麤弊連綴相著纔遮人形赤露四體倚臥糞堆復無席薦諸親舊等見而不識歷巷乞食猶如餓鳥至知友邊欲從乞食守門之人遮而不聽伺便輒入復爲排辱舍主旣出欲加鞭打俯僂曲躬再拜謝罪舍主輕蔑聊不迴顧設得入舍輕賤之故旣不與語又不敷座與少飲食撩擲盂器不使充

飽設值大會望乞殘食以輕賤故不喚令坐反被驅走貧窮之人譬如林樹無華眾蜂遠離被霜之艸葉自焦卷枯涸之池鴻鴈不遊被燒之林麋鹿不趣田苗刈盡無人捃拾今日貧困說往富樂但謂虛談誰肯信之由我貧窮所向無路譬如曠野爲火所焚人不喜樂如枯樹無陰無依投者如苗被霜捐棄不收如毒蛇室人皆遠離如裸毒食無有嘗者如空塚間無人趣向如惡廁溷臭穢盈集如魁膾者人所惡賤雖說好語他以為非若造善業他以為鄙所爲機捷復嫌輕躁若復舒緩又言重直設復讚歎人謂諂譽

若不加譽復生誹謗言此貧人常無好語若復教授復言詐僞若廣言說人謂多舌若默無言人謂藏情若正直說復云麤獷若求人意復言諂曲若數親附復言幻惑若不親附復言驕誕若順他所說復言詐取他意若不隨順復言自專若屈意承望罵言寒賤若不屈意言貧人猶故持我若小自寬放言其愚癡無有拘忌若自攝檢言其空廉詐自端確若復勸逸言其譸縱狀似狂人若復憂慘言其含毒初無歡心若聞他語有所不盡爲其判釋言其僉趣以愚代智耐羞之甚若復默然復言頑嚚不識道理若小戲論

言不信罪福若有所索言其苟得不知廉恥若無所索言今雖不求後望大得若言引經書復云詐作聰明若言語樸素復嫌疏鈍若公論事實復言強說若私屏正語復言讒佞若著新衣復言假俗嚴飾若著弊衣復言俸劣寒悴若多飲食復言饑餓饕餮若小飲食言腹中實餓詐作清廉若說經論言顯已所知彰我闇短若不說經論言愚癡無識可使放牛若自道管日事業言誇誕自譽若自杜默言門資淺薄諸貧窮者行來進止言說俯仰盡是愆過富貴之人作諸非法都無過患擗云爲斯皆得所貧窮之人如

起死屍鬼一切怖畏如遇死病難可療治曠野險處絕無水艸如墮大海沒溺洪流如人捺咽不得出氣如眼上瞠不知所至如厚垢穢難可洗去亦如怨家雖同衣食不捨惡心如夏暴井人入斷氣如入淤泥帶不可出如山暴水駛流吹漂樹木摧折貧亦如是多諸艱難夫富貴者有好威德姿貌從容意度寬廣禮義競興能生智勇增長家業眷屬和讓善名遠聞以此觀之一切世人富貴榮華不足貪著於諸人天尊貴不應逸樂當知貧窮是大苦聚欲斷貧窮不應慳貪是以經中言貧窮者其爲大苦



須達部

如禱寶藏經云管佛在世時須達長者最後貧苦財物都無客作傭力得米四升炊作飯食值阿那律來從乞食婦卽取鉢盛滿飯與後須菩提迦葉目連舍利弗等次第來乞悉施滿鉢末後佛來亦與滿鉢須達在外行還到家從婦索食婦卽語言其若尊者阿那律來汝當自食爲施尊者不須達答言寧自不食當施尊者婦又語言若復迦葉大目連及須菩提舍利弗等乃至佛來汝當云何亦答婦言寧自不食盡當施與婦卽語夫言朝來諸聖盡來索食所有飲食

盡施與之夫聞歡喜而語婦言我等罪盡福德應生卽開庫藏穀帛飲食悉皆充滿用盡復生果報云云不可說盡又禱譬喻經云管長者須達七貧後貧最劇乃無一錢後糞壤中得一木升其實是梅檀出市賣之得米四升語婦併炊一升吾當索菜茹還時共食佛念曰當度須達令福更生炊米方熟舍利目連迦葉佛來四升米次第炊盡將去後富更請佛僧供養盡空佛爲說法得道又菩薩本行經云初時須達長者家貧焦煎蒙佛說法身心清淨得阿那含道唯有五金錢一日持一錢施佛一錢施法一錢施僧一

錢自食一錢作本日日如是常有一錢終無有盡卽受五戒欲心已斷婦女各各隨其所樂有一婦人炒穀作麩失火廣燒人畜波斯匿來勅臣作限自今以去夜不得然火及於燈燭其有犯者罰金千兩爾時須達得道在家晝夜坐禪入定夜半鷄鳴然燈坐禪伺捕得之捉燈白王當輪罰負須達白王今我貧窮無有錢產當用何輪王瞋勅使閉著獄中卽將須達付獄執守四天王見初夜四天王來下語須達言我與汝錢用輸王罰可得來出爲四天王說經便去到中夜天帝復來見之須達爲說法竟帝釋便去次到

後夜梵天復下見爲說法梵天復去時王夜於樓觀上見獄中有火時王明日卽便遣人往詣須達坐火被閉而無慙羞續復然火須達答言我不然火若然火者當有烟灰復語須達初夜有四火中夜有一火倍大前火後夜復有一火遂倍於前言不然火爲是何等須達答言此非是火也初夜四天王來見我中夜天帝來見我後夜梵天來見我是天身上光明之燄非是火也吏聞其語卽往白王王聞如是心驚毛豎王言此人福德殊特乃爾我今云何而毀辱之卽勅吏言捉放出去勿使稽遲便放令去須達得出往

撰述  
海鏡錄卷之十一  
至佛所禮佛聽法波斯匿王即便嚴駕尋至佛所人  
民見王皆悉避起唯有須達心存法味見王不起王  
心微恨此是我民懷於輕慢見我不起遂懷慍心佛  
知其意止不說法王白佛言願說經法佛告王言今  
非是時爲王說法云何非時人起瞋恚忿結不解貪  
婬女色自大無敬其心垢濁聞於妙法而不能解以  
是之故今非是時爲王說法王聞佛語意自念言坐  
此人故令我今日有二折減又起瞋恚不得聞法爲  
佛作禮而去出到於外勅語左右此人若出直斫取  
頭作是語已應時四面虎狼師子毒害之獸悉來圍

繞於王王見恐怖還至佛所佛問大王何以來還王  
白佛言見怖來還佛告王曰識此人不王曰不識佛  
言此人已得阿那含道坐起惡意向此人故是故使  
爾若不還者王必當危不得全濟王聞佛語卽大恐  
怖卽向須達懺悔作禮羊皮四布於須達前王言此  
是我民而向屈辱實爲甚難須達復言而我貧窮行  
於布施亦復甚難尸羅師質爲國平正爲賊所捉臨  
終不犯妄語賊便放之實爲甚難復有天名曰尸迦  
梨於高樓上臥有天玉女來以持禁戒而不受之實  
爲甚難於是四人卽於佛前各說偈曰

貧窮布施難

豪貴忍辱難

危險持戒難

少壯捨欲難

佛說偈已王及臣民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貧兒部

如辯意長者子經云於是辯意長者子為佛作禮又手白佛言唯願世尊過於貧聚及諸眾會明日屈於舍食爾時世尊默然許可諸長者子禮佛而去到舍具饌明日世尊與諸大眾往到其處就坐儼然辯意白父母及諸眷屬前禮佛足各自供侍辯意起行澡水敬意奉食下食未訖有一乞兒前歷座乞佛未咒

願無敢與者徧無所得瞋恚而去便生惡念此諸沙門放逸愚惑有何道哉貧者從乞無心見與長者愚惑用為飴此無慈愍意吾為王者以鐵輜車輾斷其頭言已便去佛達嚬既訖復有一乞兒來入乞食坐中眾人各各與之大得飯食歡喜而去即生念言此諸沙門皆有慈心憐吾貧寒施食充飽得濟數日善哉善哉長者乃能供事此諸大士其福無量吾為王者當供養佛及眾弟子乃至七日猶不報今日饑渴之恩言已便去佛食已訖說法即還精舍之中佛告阿難從今已後嚬訖下食以此為常時二乞兒展轉

乞匄到他國中臥於道邊溪艸之中時彼國王忽然  
崩亡無有繼後時國相師明知相法識書記曰當有  
賤人應爲王者諸臣百官千乘萬騎案行國界誰應  
爲王顧視道邊溪艸之中上有雲蓋相師占相曰中  
有神人卽見乞兒相應爲王諸臣拜謁各稱爲臣乞  
兒驚愕自云下賤非是王種皆言應相非是強力香  
湯沐浴著王者冠服兪相儼然稱善無量導從前後  
迴車入國時惡念者在溪艸中臥寐不覺車轆斷其  
頭王到國中陰陽和調四氣隆赫人民安樂稱王之  
德爾時國王自念咎者貧窳之人以何因緣得爲國

王管行乞時得蒙佛恩大得飯食便生善念得爲王  
者供養七日佛之恩德今已果之卽召群臣遙向舍  
衛國燒香作禮卽遣使者往請佛言蒙世尊遺恩得  
爲人王願屈尊神來化此國愚冥之人得見教訓於  
是佛告諸弟子當受彼請佛與弟子無央數衆往詣  
彼國時王出迎爲佛作禮入宮食訖王請世尊得王  
因緣佛具爲說如前因緣由起善念今王是也時惡  
念者非直轆頭而死死已復入地獄爲火車所轆億  
劫乃出王今請佛報誓過厚世世受福無有極已爾  
時世尊以偈頌曰

人心是毒根 口為禍之門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罪殃 不念人善惡 自作身受患

意欲害於彼 不覺車轢頭 心念甘露法

令人生天上 心念而口言 身受其福德

有念善惡人 自作安身本 意念一切善

如王得天位

是時國王聞經歡喜舉國臣民得須陀洹道又愚賢  
經云佛在舍衛國與諸弟子千二百五十人俱國中  
有五百乞兒常依如來隨逐眾僧乞食自活獸心內  
發求索出家共白佛言如來出世甚為難遇我等下

賤蒙濟身命今貪出家不審許不佛告諸乞兒我法  
清淨無有貴賤譬如清水洗諸不淨若貴若賤水之  
所洗無不淨者又如大火所至之處其被燒者無不  
焦然又如虛空貧富貴賤有人中者隨意自恣乞兒  
聞說並皆歡喜信心倍隆歸誠出家佛告善來頭髮  
自墮法衣在身沙門形相於是具足佛為說法成阿  
羅漢於時國中諸豪長者聞度乞兒皆興慢心云何  
如來聽此下賤之人在眾僧次我等修福請佛眾食  
今此下賤坐我牀席捉我食器爾時太子祇陀請佛  
及僧遣使白佛唯願世尊明受我請及比丘僧所度

乞兒我不請之慎勿將來明日食時佛告乞兒吾受  
彼請汝不及例今可往至鬱多越取自然成熟秬米  
還至其家隨意坐次自食秬米比丘如命卽以神足  
往彼世界各各自取滿鉢還攝威儀乘空而來如鴈  
飛至祇陀家坐隨次各食於時太子觀衆比丘威儀  
進止神足福德敬心歡喜歎未曾有而白佛言不審  
此諸賢聖從何方來佛告祇陀若欲知者正是昨日  
所不請者具向太子說其因緣爾時祇陀聞說是語  
極懷慚愧自我愚弊不別明闇不審此徒種何善行  
今值世尊特蒙殊潤復造何咎乞兒自活佛告祇陀

過去久遠時有大國名波羅柰有一山名曰利師古  
咎諸佛多住其中若無佛時有二千辟支佛恒止其  
中有一長者名曰散陀寧時世旱儉其家巨富卽問  
藏監今我藏中穀米多少欲請大士未知供足不藏  
監對曰饒多足供卽請二千辟支飯食供養差五百  
使人供設飯食時諸使人獸心便生我等諸人所以  
辛苦皆由此諸乞兒爾時長者恒令一人知白時到  
養一狗子曰日逐往爾時使人卒值一日忘不往白  
狗子時到獨往常處向諸大士高聲而吠諸辟支佛  
聞其狗吠卽知時到來詣便坐如法受食因白長者

天今當雨宜可種植長者如言耕種所種之物盡變  
 為瓠長者見怪隨時澆灌後熟皆大即擗看之隨所  
 種物成治淨好麥滿其中長者歡喜其家滿溢復分  
 親族合國一切咸蒙恩澤是時五百作食之人念言  
 斯之獲果實是大士之恩我等云何惡言向彼即往  
 其所請求改悔復立誓言願使我等於將來世遭值  
 賢聖蒙得解脫由此之故五百世中常作乞兒因其  
 改悔復立誓故今遭我世蒙得過度太子當知爾時  
 大富散施寧者我身是也時藏臣者今須達是也日  
 日白時到者今優填王是也五百作食人者今此五

百阿羅漢是也爾時祇陀及眾會者觀其神變皆獲

四果

法苑珠林卷第七十

校譌

第十三紙

二行曹南藏作曹

第十八紙

二行有火下南藏有允字

十紙

十八行國宋南藏作城

音釋

耳音幌

胡廣切帷幔也

犛胡侯切

鏤郎豆切

焞余六切

劇

渴戰切

萎於危切

机舉履切

髓音寬

嬰鳥可切

攄庚抽

切邪駟音

騶音鄒駟音

譙慈焦切

闕缺規切

時丈里切

噴屹立也



屹

屹嶺在丸切

屹牛丸切

竣

與竣同

伺

相吏切

伺

察也

儻

隴主切

涵

困

切

切

切

切

也

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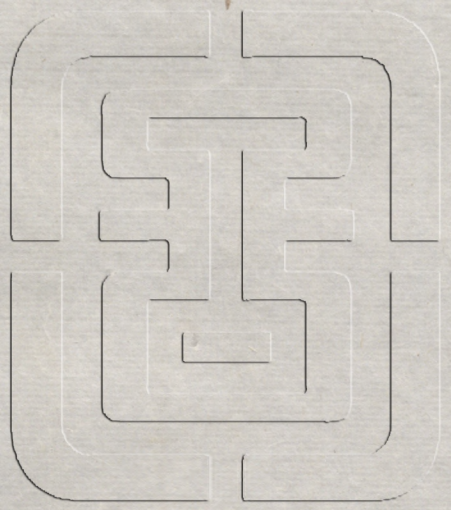
也

也

也

也

也



真州

